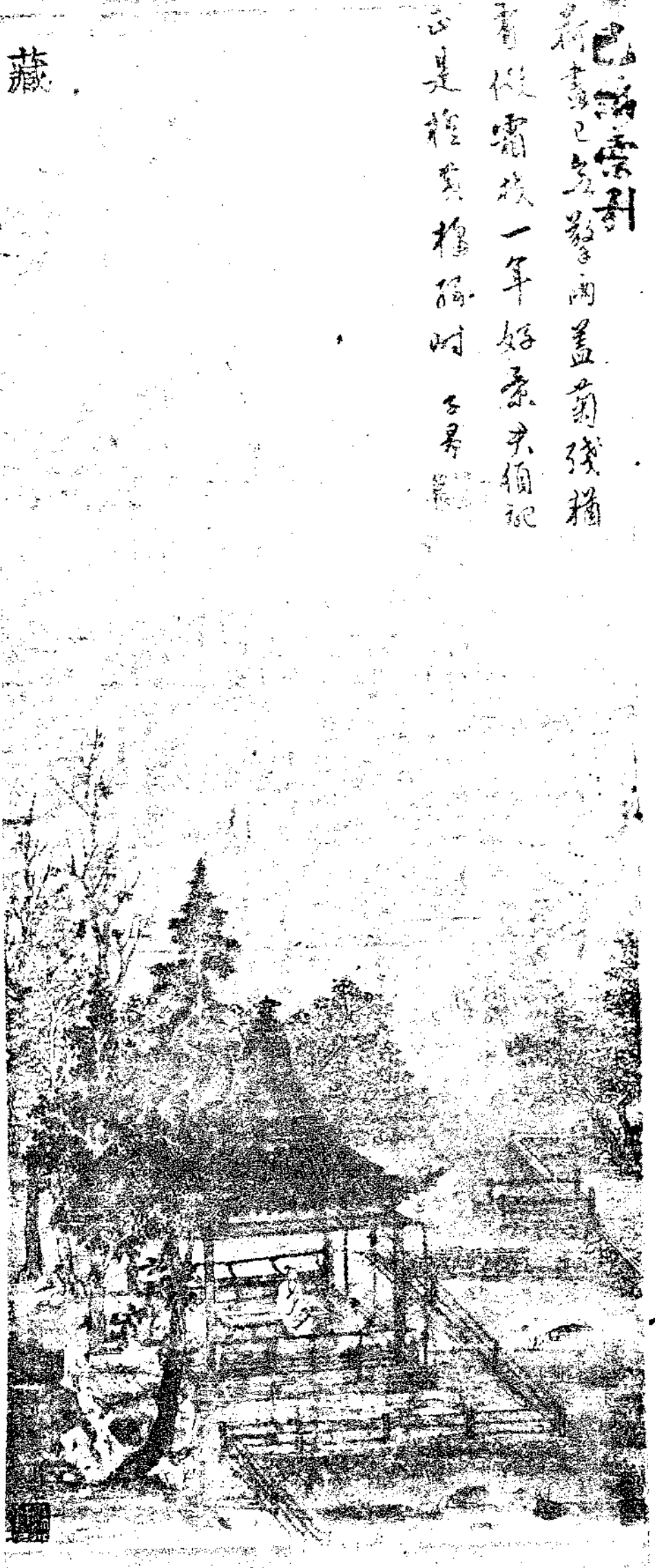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三期



已錄索引
新書已名譽兩蓋菊殘猶
看傲霜枝一年好景未須記
正是橙黃橘綠時 公昇

文虎徵射(第一次) 值課者 駢辭生

- (一) 流行語 字一
- (二) 個人藝展 名人名一
- (三) 齊桓貌 流行語
- (四) 晉文名 公用事業名稱一
- (五) 碧泓澄澈玉無瑕 市招一
- (六) 蒼蒼者亦置筵室 市招一(捲簾格)
- (七) 公路押款 縣名一
- (八) 一根電桿十六兩 字一
- (九) 一個女人已死七個郎 末了再嫁又孤孀 字一
- (十) 一榻斜倚獨自眠 字一

應徵及贈獎條例如下：

1. 應徵者須用本刊所附蓋有印章之明信片，方為有效。
2. 該明信片，不必粘貼郵票，即可寄到。
3. 贈獎辦法：
 - 甲、十條全中者贈永安公司禮券四元
 - 乙、中八條九條者贈本刊全年一份
 - 丙、中六條七條者贈本刊半年一份
 - 丁、中五條以下者贈本刊一冊
4. 以上贈獎辦法，不限名額。
5. 七月卅日為截止期。
6. 徵射結果，在本刊第五期上揭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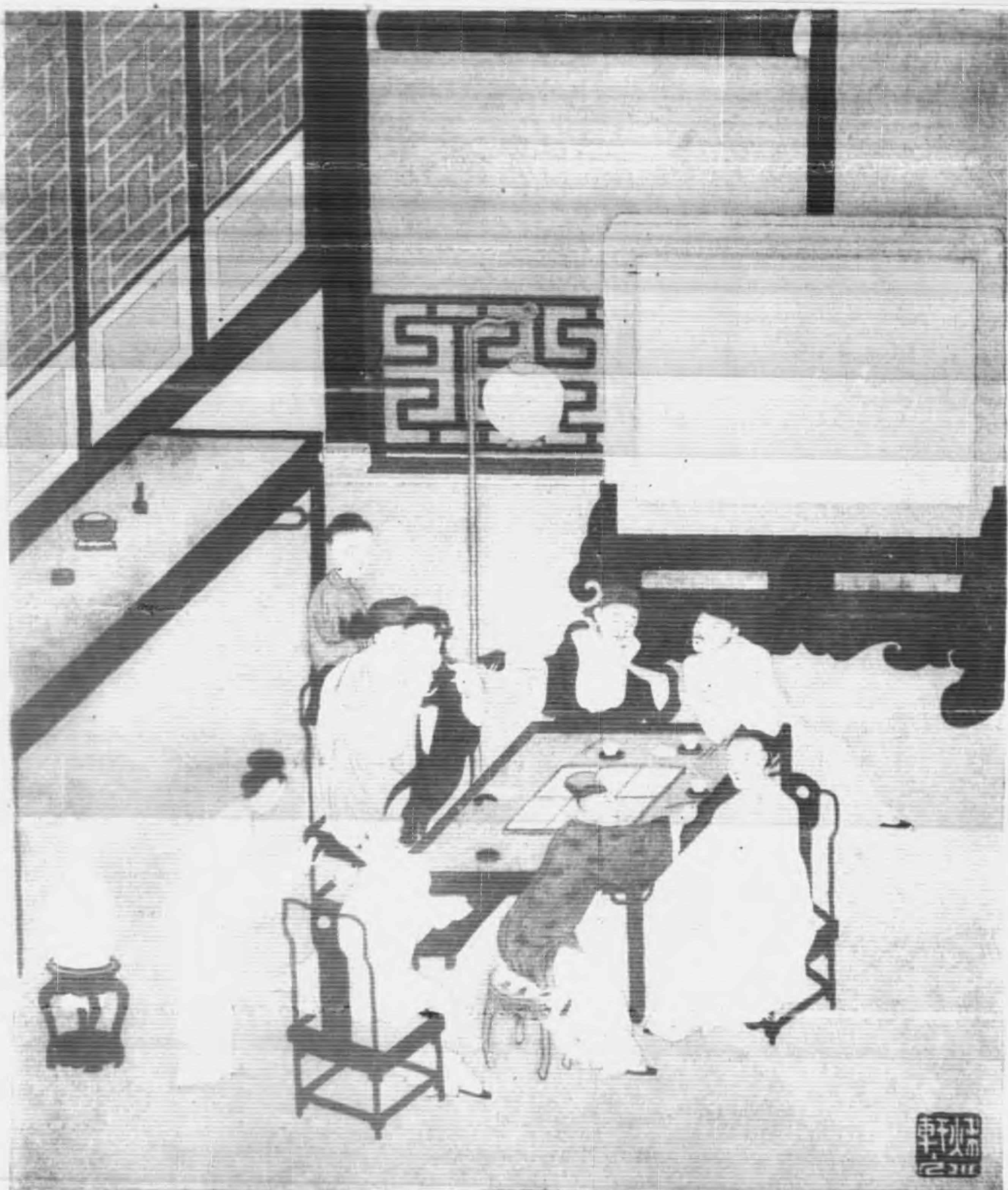
本期封面古畫考證：

趙文敏公畫山水立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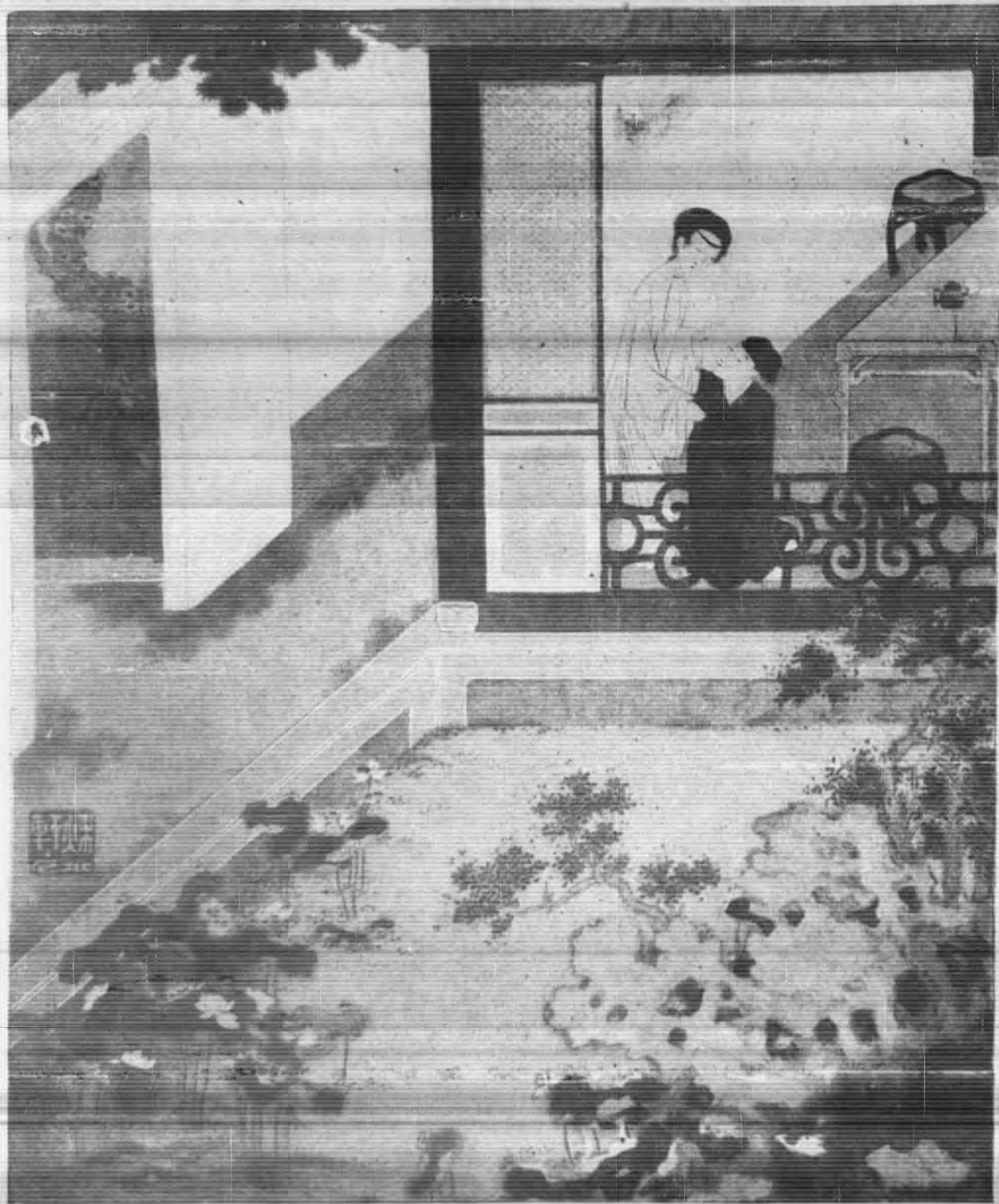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因賜第湖州，故為湖州人，號松雪道人。至元間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以孟頫入見，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仁宗即位，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卒贈魏國公，諡文敏。著有尚書註，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又著松雪齋集，詩文邃清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正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妻管氏，亦以書畫知名。本幅親筆題字，的係真品，現藏秋水軒主人處。

本刊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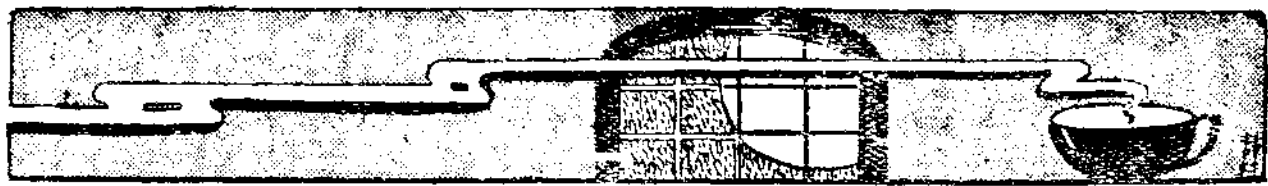
青藤白簡主人，工書善畫，尤精金石，為海上知名之士。本刊出版以來，屢承贊助，本月份起，每日下午五點四十分至六點廿分，在金鷹電台(週波一三八〇)講演故事，又蒙義務為本刊介紹內容，並荷慨允為本刊定戶書畫扇面，藉結翰墨之緣，按主人向來惜墨如金，絕非金錢所能辦到，現為本刊犧牲，實屬難得之機會，讀者中愛好名貴書畫者，不妨一試，其詳細辦法，請收聽播音，便知一切。本刊全人心感之餘，為特書此誌謝。



少頃掌
 上燈燭，酒錯
 羅列。桂姐從
 新房中打扮
 出來，旁邊陪
 坐……原來
 西門慶有心
 要梳籠桂姐，
 故先索落他
 唱……唱畢，
 把箇西門慶
 歡喜的沒入
 腳處，分付玳
 安回馬家去，
 晚夕就在李
 桂姐房裏歇
 了一宿。緊着
 西門慶要梳
 籠這女子，又
 被應伯爵，謝
 希大兩箇，一
 力攔撻，就上
 了道兒。



竹山乘機請問，「不知要何等樣人家？學生打聽的實，好來這裏說。」婦人道，「人家倒也不論大小，只要像先生這般人物的。」這將竹山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歡喜的滿心癢，不知搔處，慌忙走下席來，雙膝跪下告道，「不瞞娘子說，……」婦人笑笑，以手攜之，說道，「竹山又跪下哀告道，「學生行年二十九歲，……」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三期 目次

封面古畫「趙子昂真蹟」……………	秋水軒主人
裏封：文虎徵射……………	飢麟生
插圖「仇十洲畫寶金瓶梅全圖」……………	秋水軒主人
「紅茶」別解……………	胡山源……………二一—三
題字：壽「茶博士」……………	查猛濟……………三
蠅和蛆……………	吉魚……………四
溜冰行……………	長生……………五
鍾先生的報紙……………	朱生豪……………六—九
三炮……………	陳達哉……………一〇—一一
談禮貌……………	張培初……………一二—一三
太平洋上……………	老漢……………一四
突圍……………(長篇)	若霖……………一五—一九
大水謠……………	不老……………一六—一七
談談「借書」……………	孟齊……………一九
雙居雜綴……………	金藝華……………二〇
人滿……………	韋陀……………二一
插畫：騎虎圖……………	蕭劍青……………二一
略評金瓶梅畫寶……………	蕭劍青……………二二—二三
牢獄中出入……………(長篇)	丁丁……………二四—二五
警世通言的來源和影響……………	趙景深……………二六—二八
吸煙捲的哲學……………	查猛濟……………二九—三〇
楊克武……………	明綠……………三一—三三
論翻譯莎士比亞……………	邢光祖……………三四
仙霓社之前後……………	半邨主人……………三五—三六
編者的話……………	編者……………三六
補白	
聞里中世族宅第終羅劫火感賦……………	惲秋潭
小弟弟和小妹妹……………	羅



紅茶別解

胡山原



孤島上新興事業之一，是茶室的盛行。現在差不多每條熱鬧的街上都有着××茶室，××茶室的霓虹招牌。據說，牠們的生意都很不錯。

我這個又忙又懶的人，只有在去年上過兩次老牌的茶室，新興的茶室一處都沒有去過。我不知道牠們的內容究竟如何，想來也總是裝潢美麗，招待週到這一套罷。

但我奇怪，有生意眼光的老闆們，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人想到一個絕妙的茶室故事，來號召一下。可不是，曾見報上什麼舞廳的廣告，說他們的場子裏佈置了一個鳳儀亭，果然轟動一時，舞客大盛。鳳儀亭與舞廳有什麼關係？董卓貂蟬與舞客舞女有什麼關係？他們一佈置起來，居然還能够生意大來，要是茶室會善用與喫茶有關的故事，人人所熟知，所豔稱的故事，豈不大妙！

這故事是什麼呢？哪，便是紅樓夢上「賈寶玉品茶櫺翠菴」了。假使我有本錢，我一定去開一個茶室，題其招牌爲「櫺翠菴」。因爲櫺翠菴中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就是這一會的品茶，所以櫺翠菴簡直就可以代表大觀園裏的茶室。——我假使能够找到一個

園子來開這個茶室，那我也一定要題這個園子爲「大觀園」。

我這「櫺翠菴茶室」中的「那摩溫」女招待，一定題名爲「妙玉」。其他則「黛玉」「寶釵」……儘可以題下去，甚至「劉老老」也可以暫借一用，因爲她們在櫺翠菴中雖是客，而在我的櫺翠菴茶室裏，妙師父忙不過來時，我就只好請她們幫幫忙，而她們看在來客都是「寶玉」之流的面，我想她們一定是願意的。

當然，來客便是「寶玉」之流了。也許有人要說，假使來的是女客，又將怎樣，那我可以說，按之現在一般茶室的情形，男客爲多，女客爲少，本來已經可以不必顧到女客，而且茶室正和舞廳一樣，有的是女人，何必還要什麼女客來呢。女客來，正不歡迎。女客不來，乾脆，拉倒！

萬一女客果然會來，我不便擋駕，看在生意眼上，那我也自然會恭維她爲和「寶玉」同來的「黛玉」或「寶釵」，而櫺翠菴茶室裏其他的女招待就暫時屈就「女尼」「道婆」一下，亦復不妨。

我想，每一個少男，莫不自命爲「寶玉」，每一個少女，誰不自命爲「黛玉」或「寶釵」，請他們來「櫺翠菴」喝茶，他們一定很高

興。假使我們的妙師父，能够拿出請寶玉和黛玉寶釵喝過已茶的喬張致來，我們的生意一定會弄到很不錯的樣子。那時的我，當然也就可以「麥克麥克」了。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我既沒有辦茶室的本錢，也沒有辦茶室的能耐，我這塊「權翠菴」的牌子，就只好奉送給那能辦茶室的人。我只希望他辦成功了，不要忘記我這個造意者，會請我去品上



壽·茶博士



也同不可與此世色紅茶解我鐵。

善評烏龍宜並顧新泉活火莫相違。

嘆他不交封侯夢記以餘世杜德機。

傳語天邊老叟家羊酥味永盡皈依。

力不為言主人情滿兩手



「綠玉汁」或「竹根海」的「梅花香水茶」。至於我自己所能的，就只是弄弄筆頭，寫幾個字。所以我不辦茶室，我只編「紅茶」。

而且「紅茶」在我看來，就是「權翠菴」，或「權翠菴裏所喝的茶」，因為「紅茶」正不妨解作「紅樓夢上的「茶」，品「茶」，或「茶」室。權翠菴裏有美妙的茶，茶具，品茶法，是一座最足以陶情作樂的茶室，而「紅茶」裏託諸位「妙玉」的大筆，也有着五花八門，滿

目琳瑯的文章，是一本最足以怡情悅性的文藝刊物。我想想，兩方面在實體上雖然不同，在某種意義上是差不多的。我相信我尚不至擬不於倫。因此，我編了「紅茶」，我就更不必辦「權翠菴」了。

那末我自己在這神似的「權翠菴」裏，自居於何地呢？我不是「老園主」賈政，「小園主」寶玉，也不是「來客」寶玉或黛玉，當然更不是「那麼」幾的妙玉……我是誰呢？再巧也沒有，紅樓夢第十六回中，說到起造大觀園時，有一個清客，叫作胡老名公，號山子野，曾多所籌劃。他和我的姓名，有兩字相同，恰恰作成了我。「籌劃」與「編輯」，又有什麼兩樣？因此，我麼，我就是「紅茶」裏的「胡老名公」，號「山子野」。

假使有人嫌我太拿大，覺得我自稱「老名公」，有些刺耳，那末，你就稱我為「權翠菴」打水洗地的「小么兒」也不妨。

聞里中世族宅第終罹劫火感賦

譚秋潭

舉世誰憐屈子才，問天心事有餘哀。
巢無完卵傷離燕，草不成春歎劫灰。
華屋淒涼鷺易改，名山事業總難摧。
耳邊杜宇啼聲急，花落江潭客未回。



蠅和蛆

吉魚

吉魚所居附近一帶，原多工廠，蠅和蛆的叢生，自在意中。不過那裏相近之處，卻也有很多的零星小空地，隔在工廠和弄堂房子的中間。地形大都不成局面；就使有幾塊像個樣兒的，又都是幾房公產，糾葛好像永遠弄不清楚，都保持着牠們的本來面目。這裏既然是工廠區域，有錢的

自然不願意來蓋洋房做住宅；關係複雜的地產，捐客們也見了搖頭。因之年復一年，這些空地只是閑放着；有幾處給洗衣作或是結線繩的半租半借了去，略事鏟平，作為曬衣場或是搖繩工作地，其餘或堆垃圾，或儲積水，到了春夏天氣，野草叢生，一眼望去，倒也崗巒起伏，有些青山黑

水的景致。可是有一椿說起來好似煞風景的點綴，那就是吳稚暉老先生讚美過的人生一大樂事——放野屎。拉屎是人生三大事之一，無可非議，人人都得拉，雖然拉

在抽水馬桶裏比較文明，可是拉在野地裏，也不礙衛生。（否則工部局早已取締了！）但是這樣滿地黃金，無人收拾，卻就快活煞了逐臭的蒼蠅和糞蛆！

這其間，單表臨街的一處，那兒對面另一空地上，是曬衣場，太陽還沒出來的時候，又是大衆食堂，擺滿了攤兒，擠滿了男女；這裏適當路口，又是公共汽車的站頭；所以埧足觀望，賞鑒這荒地裏的景致，遭受蠅和蛆的纏擾，不僅是路上行人而已。這次戰事西移，南北市的小工業，都往租界裏謀恢復，附近的空地竟漸漸都給廠商利用去了；人口日繁，這荒地地上的人物起伏，也隨着更熱鬧了。於是蒼蠅和糞蛆，一天天活躍，一天天猖狂起來了。熱心的人，或把臭藥水，或將石灰粉，時時灑着散着，可是往往只顧一家，只落得



溜冰行

長生

予鄉下人也，避難來滬，適當夏日，聞有溜冰者，奇之，以為夏日無冰，而冰又何以可溜。問於吾友老上海，乃曰，百聞不如一見，盍同往觀之。予欣然以從，至某場，果得見所見而歸，爰援筆賦之，以為紀念，詞之工拙，所不計也。

赤日當空炎威生 爛石煎沙少人行 風光惟有孤島好 摩登兒女
說溜冰 水門汀地柚木板 光滑如油耀人眼 人造冰勝天然冰
人人到此樂無限 悠悠兩脚著冰鞋 鐵輪圓轉巧安排 鐵輪雖重
無罣礙 輕如風火一齊來 一步纔跨已四丈 幾步微行成長往
一圈兩圈續續溜 脚底楞楞發奇響 迅如飛鳥各投林 急似游魚
脫羅網 西裝革履美少年 玉樹風姿本翩翩 到此一顯好身手
誰個少女不生憐 少女如花體輕便 結束登場如飛燕 我欲爲築
避風臺 莫教飛出昭陽殿 倦來小憩欄杆旁 汽水啤酒勝瓊漿
冷氣冷冷電風急 喘息漸停遍體涼 或溜或息多情趣 著意留連
不忍去 臨行相約明朝來 及時行樂閒情賦 大礙不向孤島開
小心無須國家顧 我來孤島作楚囚 偶一見之心煩憂 東海無冰
成何用 俊足終難誇驕驕 國家危機春冰薄 臥薪嘗胆猶未足
日事酣嬉不知愁 終有一朝填溝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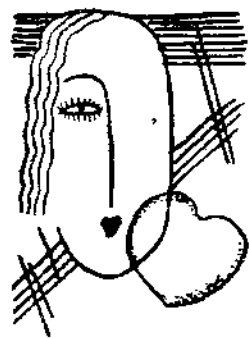
預告

下期

封面古畫，宋石恪真蹟，無量壽佛。
仇英畫寶，金瓶梅插圖，仍印貳幅。

一時的安靜！

這種無可奈何的情境，過了相當的時期，外國人見不是事，講究觀瞻，講究約束，也講究收入，索性搭了一座臨時的公廁，派了幾名監督，好教蒼蠅和糞蛆，一律各歸其位，各謀其利，雖不免仍有飛躍出來的，有了歸宿，也就不很多了，大約給熱心人用臭藥水和石灰粉嚇着，牠們也就不大敢飛出來了。只是該管區域內所有拉屎的，忽然成了強迫供應蠅和蛆的食料者。就是自願走進公廁區裏去的，也得出錢向他們購買粗紙，憑證出入。但據說裏邊因爲糞料時時由外國人用皮帶大量吸去，蒼蠅和糞蛆，也感覺食少蟲多，爭奪排擠得很利害。這樣的臭糾紛，原也不關我們人類的事；我只略記眼見的變遷罷了，恐怕這已經給品茶的朋友們打惡心了罷！有人說，世界就是一隻大屎缸，區區幾個蒼蠅和糞蛆，也值得提起？假定這樣放眼觀想，我真是少見多怪了，諸位也大可見怪勿怪！



鍾先生的報紙

朱生豪譯



(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上海新聞事業)

(George I. Moorad 原作)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會答應擔任「美商上海×報」的主筆，除非因爲我是年輕不懂事而鍾吉伯先生是那樣客氣。我一向容易給人戴上高帽子，而且我常常揩油他的香煙。他總是不讓我報答他的厚意，而這次卻是他第一次請我幫忙。

我知道他爲什麼要請我做主筆。這張報紙從前的老闆似乎是因爲對××人說過一句俏皮的譏刺話，而被關禁在南京反省院裏。他說他們都是像包在玻璃紙裏的東西，看上去非常乾淨美麗，可是打開來一看，全是和花生米一般無二。

鍾說他預備把他的報完全照美國的方針辦，除了所用的文字以外。他要我做主筆，因爲我經驗豐富，人格高尚，以及其他許多他一口氣說出來的我的美德。他又要我把它註冊作爲美人經營，這樣可以不必顧忌政府的檢查員。我們照他的話行了，把鍾高興得了不得。

「哈哈！他媽的，」他叫起來，「正像在美國一樣。」那報的完全的名稱的意義是「促進中美友誼，發揚民族精神的報紙。」我們在門口釘起了一塊大的黃銅的牌子，中美兩國的國旗交叉掛着。

我們的報紙一出來銷路大好，因爲其他的報紙都受着政府方面對於侮辱友邦，危害民國一類言論的取締而礙手礙腳；民衆渴望着消息，而我們給了他們。第一個月我們發行二萬份，可是一下子就跳到了四萬五千份，可惜無法多印，否則還可以多一些。

一個××水手給人殺死了，海軍陸戰隊上了岸，在××區域滿佈起鐵絲網來，把那些住宅區中的居民嚇得魂靈出竅。別家報紙和我們一樣知道那個××人是因爲逛窯子爭風給自己人殺死的，可是誰都不敢說出來，就是連張鐵絲網的事也一字不提。我們一五一十把事實揭載出來，全市的人心都給激動了，別家訪員都把他們自己報上登載不出的材料供給我們。等我們一登載之後，他們再轉載。

也許你們不相信會有因爲搶奪報紙而打架的事。我對你們說

那不是造謠，差不多整整一個月，每天一個下午一直到十點鐘為止，報館門口總有一大羣人等着。事情弄得很難手，終於我們把全數報紙叫一個人承包了去；我們祇要把它們望後門一摔，讓牠去跟報販和讀者們打架去。

這時候鍾已經攛掇我把我的窮寒的腰包挖出來作為投資，我們買了一部國產的捲筒機，我可以發誓說那是照着一千九百年何氏式製造的。他是非常客氣，我仍舊揩油他的香煙。他從不把他的煙盒子傳給我，總是用他那長長的細細的淡黃的手指取出來，每次給我兩三枝。那種姿態常使我心醉。

在這一段××人事件的騷動中，我簡直沒功夫去想到我們的報紙是否賺錢。一天到晚我只是把××人謾罵，寫些激烈的社論。我這種翻成了中文的東西寫得一定很不錯，因為兩方都要想法收買。××大使館提出一個不算慷慨而頗合情理的價格，中國的市長願意給我們一千塊錢一月津貼。我想賣出去，可是鍾主張接受津貼。這樣是可以在一個月之內把我們毀了的，因為自由是我們唯一的標榜。鍾想出了一個聰明的計策，一方面他接受那筆錢，說幾句贊助政府的話，一方面我再在同一機關內另出一份報紙。那時我是太天真了，終於和他妥協而照常合作。

很奇怪××事件冷淡下去之後，我們的銷路卻還是照常。發行的常額是四萬份，門前總有一大羣人注視我們的揭示板。

我知道我的社論沒有吸引他們的能力，可是我也不去深究原

因，直到有一天一家英文報紙攻擊我們登載猥褻的記事。似乎是一個已婚的男子，在一種微妙的情形之下，死在新亞旅館裏。我們的某訪員認為這是一件大可加上油醬去的資料，他用動人的文筆，詳細記載那位紳士的可愛的女伴的肉體上的美麗，於是對於他們在旅館臥室中可能的經過加以描寫，照後下結論說那男子確是為愛情而犧牲了生命的。

我知道我們的讀者們歡喜這種人情味，但這段記載激怒了我，在鍾不在的時候，我把那個記者解雇了。報館內全體人員直到當差為止立刻罷起工來，有五天功夫不出報紙。我正在走頭無路的時候，鍾從廣州掃墓回來了；職員們要求收回把那記者解雇的成命，全體加薪百分之二十，再要我親自道歉。

當然鍾在我不會有機會和他見面之前，已經什麼都知道了，全體職員跟着他返館工作。我不知道他把這次爭端怎樣解決了的，可是薪金既未增加，我也不會道歉。那記者在兩星期後辭職而不知去向了。他說他不配從事新聞事業。

我後來知道了其中的底細。鍾把他召了回來，照後再設法使他不安於位。每一次在這記者的文字裏找出了一個錯處，便當着每人的面叫他出來，削他的臺。為了保留最後一點點餘剩下來的面子，他不得不出之於辭職的一途。

從這件事上鍾覺得我有些偽君子假道學的氣味。他並不當面說出來，但在幾個月之後，他對我說中國人對於清潔的新聞是另

有一種見解的。他說在中國文字中，討論任何人類天賦本能的事，並不傷風雅。我接受他的暗示，便把他所謂的「社會新聞」交給編輯部中人去弄了。甚至於當他們攻擊一個青年會幹事納妾的時候，我也不加反對。

可是我很爲我們那個被攻擊者傷心。有一天他走進我們的編輯室裏來，我不曾見過比他再可憐的人。他並不懷恨，只是一副聽天由命的神氣。他說他的唯一的兒子死了，他的老妻勸他娶一個年青些的女人，爲的希望得到一個子息。可是現在因爲這種惡劣無聲的傳佈，也許他要敲碎他的飯碗。

「在中國，」他簡單地說，「沒有兒子而死去是很淒涼的。」

鍾把他敲了一記一千塊錢的竹槓，派給我一半。

大約在一個月之後，我開始奇怪起來，爲什麼我們不能賺錢。我知道我們的銷路很有盈利；廣告收入可觀，而開支很簡省。於是我發現鍾在他的寫字間裏，設立了一個廣告兜銷處，外邊來的廣告費，都要扣去一成半佣金。我向他質問的時候，他假裝吃驚，然後又裝作受了侮辱的神氣。他向我作了一個非常巧妙的解釋，說明就在這一所房子裏設立一個廣告兜銷處，比之到外邊別家人家，去付二成佣金，在經濟上也是一個合算的辦法。他把我弄糊塗了，我自己還不會覺得，他已經塞給我幾枝香煙。那時我開始覺得鍾這人很有手段。

下一個夏天，發生了美麗的阮媚莉自殺的故事。

媚莉是一個電影大明星，影迷心目中的真正的情人。從小的時候她在福建和一個富有的酒商住在一起。他同着她到上海來，她成爲電影明星，不再回去了。同時她又成爲一個青年的攝影家的情人。

用盡一切心計想把她奪回來而終於無效之後，這酒商趕到上海來，控訴那攝影家奪其所愛。這對於我們是一件大好的新聞資料，可是把媚莉氣壞了。一個早晨他們發現她昏迷在牀上；她吞服了差不多一瓶的安眠藥片，那天下午就送了命，在她的門外有成千的影迷流着淚。在中國他們也是把電影看得很認真的。

好，他們給她舉行了一次盛大的葬儀，據說自從曾文正公死後從不曾有過這樣大的大出喪。從租界到閘北，無數的攝影機把棺材前面那姑娘的一丈高的遺像，和柩車後跟着的全體電影界人員收入鏡頭。在出殯的道上，足足有二十五萬人，剛剛在這個時候，我們的第一次號外出版了，把那酒商攻擊得體無完膚，說那姑娘是被他致於死地的。我們把他稱爲萬惡的淫棍，摧殘了她的嬌嫩的生命。哎喲，要是羣衆把他捉住了，準會把他的心都剖出來呢。

他嚇得面無人色而到我們的編輯室來，穿着一件青布長衫以避別人的注目。其實是沒有什麼人認識他的，但是他自己以爲是衆目之的，要想把事情疏通好來。我對他說不成功，鍾也搖頭。似乎他把那酒商送到門口，後來我也回家了。那夜裏我知道我

們已經出了第二次號外，淨獲利一萬元。在第二次號外裏說明前此的消息係傳聞之誤；事實上阮媚莉確乎是那酒商的妻子，而且還是三個小寶寶的母親，他們都在哭哀哀地盼他們的母親回來。她因為覺得對不起她的久受痛苦的丈夫，因此以一死來補贖她的失節。這一版號外也銷售一空，我相信這個噱頭不會引起什麼反響。中國人是慣於聽捕風捉影之談的，告訴他們真話反而不會相信。

舉個例說，要是你知道蔣介石將軍全然和平常人一樣過活着，除了生活限度之內的必需外，他不多撈一個錢，這種話說出來，羣衆是不會相信的。可是你如果說他在美國銀行裏存着十萬萬塊錢，他們就會說你估計得太低了。也許他們是對的。我幾個月都蒙在鼓裏，不知道鍾曾經從那攝影家手裏拿到五百塊錢，爲了那張第一次的號外。

我們不時達到嚴重的時機。有一次我們和另一家報紙說實業部長在白銀收歸國有的時候乘機操縱市場。我們說他的夫人是這回事情的出面主動者。我想我們不算十分錯，可是他們立刻把另一家報館封閉了，美國總領事請我去談話。

「瞧，」他對我說，「人家對於你那張下流報紙已經向我噴有煩言。我要叫捕房裏來封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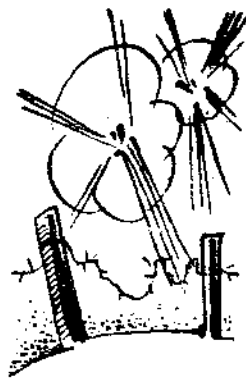
不騙你們，我居然侃侃而言。我告訴他我的一切積蓄都放在這張報紙上，而約束一個中國人的記載是多麼爲難。於是我開始

向他解釋我們過去的經驗，說得他笑起來了。我見他中了我的道兒，便答應他向部長登一則大大的道歉啓事，以後再不惹事。因此他放我走了，好讓我再幹些壞把戲。

當我擔任主筆的一段時期裏，我懂得了許多中國報紙的門檻，以及爲什麼祇有極少幾家報館賺錢的原因。親族的靠山在中國是安全的唯一的保證，一個成功的人，總是拖着幾十個窮親戚在背後。在我們的報館裏至少一半的人員都是鍾的親戚，而其餘的一半都有幾分輾轉相連的關係。

因爲吃飯的嘴有這麼多，自然發生了人浮於事的現象。任何一家報館都有從不訪事的記者。消息的採訪都是由其他獨立的自稱爲「通訊社」的人員負責；法院和捕房裏他們都享有專利權。報館記者倘要親自去法院裏採訪消息，通訊社的人員就會把他攔出來。可是報館記者從來沒有這種企圖，他只是一天到晚坐着喝茶。

此外除了我們的報紙之外，無論那一家都有自命的各種專家；軍事的，教育的，內政的，外交的，社會學的，生物學的。他們俯伏案頭，孜孜兀兀地用毛筆和墨水寫一些文字高深，沒有幾個人能讀得懂的論文。但那沒有甚麼關係，因爲根本不會有人去讀它們的。比較上我們被認爲有創造的精神，因爲我們採取在上海大概十個人中間有五人個讀得懂的語體文。識字的百分率在鄉間低得多，這是鄉下人所以如此快樂的原因。（下期續完）



三炮

嘉 定



引言 圍處孤島、百無聊賴、頗思以文爲遣、作自傳、顧碌碌庸人耳、安足傳、但生平經歷、亦頗有可資談助者、隨意誌之、無非自遣耳、

甲子年——齊燮元同盧永祥兩個軍閥打起來了，我的故鄉——嘉定——淪爲戰區了，嘉定的人民，紛紛逃到上海來避難。

那時，我幫了幾位旅滬的同鄉，辦理嘉定同鄉臨時救濟會，會中不斷的用着紅十字會名義，——的確有人加入紅十字會，並非冒用，——雇了船，到嘉定裝載難民出來，利用船的底艙，就有許多人搬了箱籠物件，一次，——一次，——都是很平安的。

盧方面的聲勢小，祇有守，沒有後援，雖然楊化昭的部下打得好，但是在形勢上看來，仍得失敗，嘉定非失不可。其時

，攻嘉定的是蘇軍朱熙部隊，紀律聽說不很好，就想到失守之後，城中也許要遭到搶劫。我家借住在城裏大街沈家弄口徐姓屋子，（徐家屋子很大，這一會，日軍淪陷後，燒得變成一片瓦礫場了。）當我領妻女逃到上海的時候，祇帶了三個箱子，就想也去走一回，再搬些東西出來。

蘇軍會有一個時期，很激烈的砲轟嘉定，發了幾百砲，一點也沒有效力。聽說已半個月不發砲了，而且槍聲也難得聽見，似乎雙方在對峙着，因此，我尤其想趁機會走一次。

約了葛石農，——已經去世了，好幾年了——葛載豐，他們是堂弟兄倆，我們三

個人，圍着紅十字會袖章，到北站坐了軍用車到南翔，是一輛蓬車，裏面有不少的馬糞，到了南翔，三個人步行到嘉定，路上絕對沒有聽到過槍聲，雖然離前線——黃渡——很近。

到了城裏，分道回家，我進了我的臥室，一切都沒有變動，祇是臥室後面的牆上，著了一個砲彈，打成一個大洞。我匆匆忙忙，一個人理了幾隻箱子，外面來了朋友了，就是坐鎮城中的紳士領袖戴伯行。他聯絡了縣知事，維持住了城中秩序，一直到蘇軍進城，也沒有走，雖然人家說蘇軍壞，但是嘉定有了他，卻沒有受到大損失。（同樣的兵災，比了這一次，又有天壤之分了，內戰畢竟好熬。）

船——是有一個朋友陶悟生代雇的，我收拾好了箱子，便到蕪華堂——葛家去，會見了石農載豐，又會見了老表兄潘慎之，就在葛家吃夜飯，而且打了一夜麻雀，在半夜裏，遠遠的聽見幾聲砲聲。

陶悟生來說：船要出城門，須化三十

元小費，已經付出去了。可是我同戴伯行晤談後，知道船隻出入不禁，——但祇許走東西兩門——祇要警察局有一張通行條子就夠了，我已經託伯行向姓彭的警佐去要，明天一早可以送來。陶悟生聽了，便說：那麼，這船可以讓給他家雇，因為他，三十元已經送出，不好意思收回了。葛家弟兄躊躇着，不能議定，我便主張：錢由我們出，船不能讓他家雇，亂離之世，化些小費，不能計較。

到了次日，船來了，一家家的裝箱子，船小箱子多，——不僅是我們三家——裝得高高的，祇留出一部分船頭和船梢坐人。潘慎之本來也要到上海去，覺得有伴，就議定趁船了。還有一個漆匠張清和，臨時也來趁船。

彭警佐的通行條子送來了，註明出東門，陶悟生說：他是和西門守兵接洽的，爲了三十元，要明明心，非出西門不可。

到上海的水路，是走南門，出東西兩門都可。——我主張走東門，陶卻竭力主

張走西門，兩葛無可無不可，因爲好幾天沒有槍砲聲了。最後，我也就放棄了自己的主張。那知道六七個人，險些兒送命。

我和陶並坐在船頭，慎之兩葛同張漆匠坐在船梢上。出了西門，居然毫無留難。轉了一個彎，船到了龍王廟，忽地遠遠轟的一聲，那是開大砲呀，一刻兒，空中很尖銳的一道聲音過來了，霎時間，頭頂上一聲霹靂，我坐在船頭的，祇看見岸旁的大樹枝，紛紛落下。後來，慎之告訴我：他們坐在船梢，祇看見船旁的水中，噹噹介響，彈片落下，離船不過一二尺。

這一下，全船的人，魂靈都駭出竅了，我和陶，駭得呆了，張漆匠抖抖的喊：『快些搖！』可是那船家的兩條腿也軟了，那裏搖得快，接着，遠遠裏又是轟的一聲，又是很尖銳的聲音來了，又是當頭一個霹靂，還好，第二個似乎略略偏向岸上了。

兩個不算，第三個又來了，只駭得我們束手待斃。等得三個響過了，我們的船

又轉了一個彎，第四個卻也不來了，——而且從此以後，直到楊化昭自動退出，蘇軍進城，一直也沒有放過第四砲。

這種砲彈，就是開花榴霰彈，範圍甚廣，力量極大，祇要有小小的一片着在船上，這船也就傾覆了，大家都要做落水鬼了。——因爲那時路上行人絕迹，沒有人救。——放砲的地方，一定在十里以外。我常癡想：要是遇見了那位砲手，倒要問問他，爲什麼無緣無故的放這麼三砲，來給我們送行。

小弟弟和小妹妹

羅

母親懷孕已經五個月，問七歲的男孩子說，你喜歡姆媽養小弟弟，還是養小妹妹？他說，喜歡養小弟弟。問他爲什麼？他說，小妹妹只會哭，不及小弟弟有趣。原來他的左隣，有一個小妹妹，果然只會哭，右舍有一個小弟弟，卻一天到晚笑嘻嘻。在他的想像中，每一個小弟弟和小妹妹，都是那種樣子的。



談禮貌

張培初

中國是一個極講禮貌的國家，要是不信，煌煌的禮記，便是一個好證據。試問古今中外，除了我們中國以外，還有那一個國家，會有這樣專講禮貌的巨著。

然而時世大變，據說，到了現在，這些禮貌已經不通行了，已經過時了。現在所通行的，是另外幾種禮貌，是禮記所絕對不載的禮貌。中國人還只是死守着古禮貌，處處不合時宜，難怪要被斥為落伍，不懂新禮貌了。

據說——對不起，我只會用「據說」——，新禮貌的特點是打。譬如說，你看見了一個人，不論這個人是一個有道德的長輩，是一個好青年，是一個美女子，是一個天真的嬌兒，你假使喜歡他或她，你假使愛他或她，你要向他或她表示敬意，和他或她親近，你最好的方法，是先去打他或她。你打得愈重，你的敬意也愈誠摯，他或她便會愈和你親近。你不打他或她，你只向他或她表示着中國固有禮貌，他或她非但不感激你，並且還要恥笑你，侮辱你，斥責你，說你不識時務，不中抬舉，甚至就要比打還厲害，來殺死你——當然不會和你親近了。

有人也許要以為我憑空捏造，言過其實罷？阿彌陀佛，說了謊言是要墮入拔舌地獄的。我先給你一個證據：「我的朋友」詹文滂先生在青年週報第十五期上說：

萬一情人朋友，二者皆無，那你儘可在游泳場內，臨時結交一位。你喜歡那一位，只要乘她不備的時候，潛水過去，使她跌個仰交，她便是你的遊伴了。你給她吃的虧愈大，你的談話資料愈多，你的才能也愈為她所欽佩，也許以後竟可成為終身伴侶。（見柏林生活素描）

你看了這話，也就可以明白了罷？

還有，我們在美國來的電影上，往往會看見兩個要好的朋友，或親愛的同胞兄弟，一旦久別重逢，竟有彼此揮拳蠻打的表演，這也可以作為我所說的話的註解。

除了這兩個證據以外，我想聰明的讀者，一定就會想到其他範圍更為偉大，「拍演」更為「落力」的其他新禮貌，用不着我一再為自己的立論辯護了。總之，打的新禮貌，在現在世界就是天經地義。

不過談到這裏，也許有些「國粹派」要說，這有什麼希奇，這種打的禮貌，我國本來是「古已有之」的。最好的證據，便是「不打不成相識」這一句老話。至於實行這種禮貌的事例，更是舉不勝舉，只要你一翻各種武俠小說，就可以給你一個滿意的參考。

不錯，中國是有這種禮貌的，就壞在一班孔夫子的卵泡，要講什麼「曲禮」「直禮」，以致這種禮貌只通行於下等社會，而不能爲士大夫所喜。那末，我們現在假使提倡了這種禮貌，那就不但對新派可以說摩登；還可以對老派說復古了，一舉兩得，我們又何樂而不爲呢！

假使中國不要做一個文明國，也就罷了；假使我們不要做文明人，也就罷了，否則，我們必須將禮記去到毛廁裏去，大家奉殺人放火的武俠小說，爲聖經賢傳。如果你不這樣，你是野蠻的，你的國也是野蠻的，給人家懂得打的禮貌的新人物新國家所殺死，所毀滅，你就是活該，你就不要放一個屁，發一句怨言。你死到了十八層地獄底裏，閻王老子還要罰你，問你爲什麼那樣的不懂得新的禮貌，罰你在十八層地獄底裏受苦，永不得超昇。

你如果肯實行打的禮貌，人家一定會歡迎，正如柏林的女郎會歡迎那使她跌交的男子。因爲別人都是識貨的，你儘可以爲所欲爲。「禮多人不怪」，這句話也正可以得到正當的應用。你儘可隨便打，拚命打；你愈打便愈文明，因爲打就是最高等的禮貌。

「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們早就有這個信條，爲什麼現在

別人對我們有新禮貌我們不報以新禮貌呢？我們既不能早早自動，先對人家有禮貌，而人家恭恭敬敬客客氣氣，抱着皮榔頭，拍的一聲，打在我們的臉上，說，「小可這廂有禮了」，我們還不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出以鐵拳，伸以銅腿，好好還禮過去，我們豈不是連狗彘也不如，有愧於萬物之靈麼！「禮（尚）往來」這句話，本來也是我們所熟悉的罷。

外國人常常說，中國人真笨，在新禮貌中，連脫帽鞠躬都不會，所以更不會打了。我有些承認這句話，不過我要說，脫帽鞠躬，究竟還是新禮貌中的小焉者也。我們只要會行最大的新禮貌，看見人就打，人家就一定會臨盆，以爲我們待他實在好，而對於我們在小禮貌上的不週到，也就會原諒了。我們凡事要從大處落墨，取法乎上。否則你只知行小禮，不知行大禮，人家就一定不窩心，反而要說你是小家子氣，或者還要罵你一聲「曲死」呢。「曲死」是「死」守「曲」禮的人，也就是讀「曲」禮而「死」的人，在現在太不摩登了，萬萬要不得！

爲了要宣傳我這篇大道理，使人人都懂得打，將來我就編一本「打」禮出來，以替代「曲」禮，你說怎樣？

預告：下期起擬增闢詩謎欄，現在籌備中。



太平洋上

老 漢



一

天水接界的圓周邊旁，
時時掀起大朵的白浪，
一隻隻潔白的小帆船，
從盡頭擁上。

二

驟雨籠罩整個宇宙，
太平洋縮小了範圍，
密層層的黑雲也有破角，
破角下還留著亮晶晶的幾塊。

破角越撕越大，
一剎時把黑雲撕得粉碎，
大洋洗了一個淋浴，
皎潔，明媚。

三

癡狂的波濤响，

你們何不靜靜，

何苦澎澎訇訇，
把浪花打得頭破血淋？

四

我們素來是安分的，
平靜是我們的天性，
你看——這無禮的暴風，
不斷向我們進攻，
便是奴隸的奴隸，
也受不住這種侵凌。

同志們，怒吼吧！
我們的力量，團結；
我們的使命，奔騰不息，
我們不計較勝敗，
只知道努力前進，
到了暴風斂了跡，
才有真的和平。

五

一片深藍，
單調統制了全個洋面，
偶或掀起小小的浪花，
一朵兩朵，

像是報春的寒梅，
不可多見。

飛魚不願寒梅太寂寞，
一陣陣活像蝴蝶翩翩，
觀著蔚藍的大海，
皎潔，明鮮。

也不知是飛魚是浪花，
只是活躍的小白點，
飛的飛，飄的飄，在洋中翻騰。

六

大洋中沒有高山樹林，
這次要看一看豔陽西沈；
忽然短短的雲幕左右拉攏，
幕端上飄來一個迷眼，說，
「再會，明晨！」



突園

(續)

吳霖

(四)

吃過年夜飯以後。

茶几上的臘梅花靜靜地在抿着嘴好笑着，它映在潔白的窗帘上顯出青煙色的清癯的影子，彷彿在舞動，可是沒有離開原來的地位；書桌那邊一隻克羅明檯燈正放射出幽微的光來，照在四周恍惚是沈醉了，石膏像凱撒伸直了強硬的頭頸靠在一列洋裝書前面，斜睨着掛在湖色的粉牆上面的鉛筆畫，畫上是一張美麗的田野，好像大雪初霽的光景，樹枝上堆着臃腫的雪條，悄悄地沒有聲響。這畫的對面呢，正懸着他底半身攝影像，姿勢很優美，蓬鬆不整的細髮隨意地披在頭上，正表示了這主人翁的性格，他現在還張大了眼睛，這末

昂起了頭永遠地微笑着呢。

在這小室裏已經保持了很長的幽靜，不久過去的一歇雖然進來了兩個年青人，但他們在這裏休息一會，彼此之間還是相對地靜默着，對望着。一個就是照片上的青年，另外呢，是一個很活潑的少女，她衣服穿得非常樸素，面部自然而端正，沒有一點矯飾，她現在正坐在沙發裏睇望着牆上的圖畫。

靜默。

這會是她對那個青年說話了，語調是非常之清晰的：「近來在空暇的時候，可曾看過什麼好的書嗎？」她說着便很自然地把手摺疊起來，她活潑的眸子望了望斜倚在旋椅上的他，同時又在書桌上掠了一下。

他呆瞧着她，見她臉上有點微紅，他同時也感到這小室裏溫度較高了一些，就指了指桌前上邊的氣窗，似乎在徵求她底同意。

「你今天好像很有興緻，喝了兩杯；平常時候我曉得是一滴不飲的。熱了一點罷？可要開一開？」他不等她回答，就倏地跳上了桌子，一隻腳乘勢踏着窗盤，很靈敏地用手把窗一推；外邊的少些冷空氣便刺了進來；他朝外一望，看見對過廂房裏燈光正明亮着，傳過來一些姑母和母親談話的細瑣的聲音。

他忽然又記起她底問話來：「書嗎？我又不像人家書籠子，書箱子……嘻嘻，我肚子裏是裝不了許多，你想想學校裏功課這樣繁，還再有胃口吞進更多一些？身

體的康健要緊呀！」他好像打了個哈哈，跨了下來，走到茶几旁邊去倒一杯茶來給她。

「體育家的理論！」她接着杯子卜味地笑了起來，用另外的手把書桌上的書撫摩一下，開始很隨意地翻着。厚是蠻厚的，不過是原版的物理和大代數之類，那邊呢，堆着些新詩的雜誌，還有一點體育叢書屬在一旁。

他拾了過去把手壓住了書，有些孤立的書跟着跌撲了下來：「秋姊！別要再譏笑人家了，這些反正不在你眼裏，是不是？」

她奪到另外一本跌在地上的厚書，瞧一瞧綠色的封面，那是××底「家」：

「感情豐富，感情豐富，愛好運動的人是應該看看這些呀！你看筆調多麼細膩？感傷的氣味正對着你底所謂胃口。」她把書向空揚了一揚，笑嘻嘻地在等候着他。

「老生常談……你『理知』得萬分厲害

的，我又不願意翻——是呀，人家是談不上 Marx-ism 呢，那裏有一大套理論可以背出來！」

她聽到這反唇的話，漸漸面部變得嚴肅起來，閃着兩個明亮的眼珠逼在他底臉上，她詫異他永遠是這樣地強項的要為自己辯護，感覺有再度開導他的必要：「每一個人，尤其是青年沒有感到『滿足』的必要，首先還不是 boy 之類逐漸踏上去；反正自己不『上進』而倒有一番辯護自己的說

話，那是最最不應該的……」

「好了！秋姊，請放鬆一些罷，你以後永遠不要把『不上進』的刺語說得人家太難過了，」這時候他感到對方是太正經了一點，便趕緊再賠着笑，他已經忘記了自己方才所說的 Marx-ism，「我愛好偏於感情一點的文藝也是一種青年的苦悶，你難道自己不是青年了嗎？並且還沒有『苦悶』？是呢不是？」

她需要轉圜一些：「我並不是勸你不要



大水謠

不
老



大水來 大水來 大水何處來 大水來何為

天上下雨兮滂沱而下 翻江倒海兮聲勢可怕 化為大水兮懷山襄陵 湮沒田地兮衝壞屋舍 人畜漂流兮無間晝夜 大水兮禍無窮

大水兮應遭罵

……

看呀——這些當然是我們青年們在首先最容易吸收的，不過我們是應該看得『廣』一點，不然一天到晚高喊着『苦悶』，人家還不是要說你太『神經質』了——這在××底文藝作品裏是不會很深切地來解答你的，而且你底一切我是比別人格外明瞭的！」她說到這裏便瞅他一眼，「自己並不是不懂，爲什麼一直要把精神浪費着不求進步呢，你要曉得爲適合你底『隨便』，你不會在這裏得到更『豐富』一點的。你『硬性』的爲什麼不能多吸收一些呢，可是你底『康健』還是表面的現象，你要利用很好的體格來克服它。」

靜默。

外面的亮光在窗前很遲緩地耀閃着像一筆美麗的淡色的畫，她注視着，一邊在沈默中微啜着茶，她又睨了睨他健壯的危立着的身子，他好像在想什麼似的。

「而且呢，你不能爲了功課的繁重，就逃避了現實。我們大時代裏的青年在這時候正應該重視自己的責任，發揮自己的

龍王忽開言 今年異昔年 爲有佳客來 特意相接延 佳客遠方來 心熱如焚煎 服以清涼散 快樂似登仙 佳客遠方來 七竅怒生烟、灌以溫香水 烟銷火滅焉 佳客遠方來 垢污又腥羶 滌以石灰水 立刻潔而鮮 佳客遠方來 飢渴劇可憐 食以無米飯 飲以淘米泔 一待醉飽後 好向水底眠 一切爲佳客 佳客大有緣 咄爾本地人 切切莫垂涎 本地人 大歡喜 天性好客古今傳 佳客賁臨願倒屣 家室田廬化污泥 招待佳客不知悔 即使性命付洪流 猶伴佳客眠水底 龍王言 有至理 大水來 爲客耳

大水茫茫 大水汪洋 佳客到此 趨赴彷徨 盛意難却 同見龍

王 龍王既見 萬壽無疆

力量，你想想在這千鈞一髮的期間『民運』的推進是怎樣重要的？……就是善意地接受了新的東西，你即使變成了個理論家罷，對於大衆有什麼好處？那還是你剛才說的書籠子書箱子的東西呀，哈哈……這樣

，你還應該幹點實際的工作呢，除打籃球和游泳以外，這又要使你皺眉了，喂，崇拜英雄凱撒的康健的人以爲怎樣？」

她手裏托着杯茶，氣色這樣地柔和，嘴裏滑溜得更多了起來，聲音是曼妙而更

婉約，但這對於他好像是玫瑰上的刺。

「不要誤會！我決不崇拜凱撒，這是偶然，我因為嫌桌子上太單純了，就把同學送給我的石膏像隨便放在這裏；秋姊以為很刺目罷，下次來的時候我決不使你再看見是了。」

「好了，別說嘔氣話了；你呆立在當中正像一個英雄，一個康健的英雄！」

他笑了起來，便難以爲情地來回踱了幾步又撲的斜倒在椅子上，頭是倚靠在椅背上，眼睛直望着天花板。他一時似乎找不到很好的語料來折服這個很厲害的會說話的人，他感到身上體溫逐漸在增加着，這真有些不愜意，他又覺得有些口渴，但不願意立起身來再倒一杯茶；眼睛還是一直朝着天花板出神。

又是較長的沈默，在氣窗上透進了點冷空氣來。

「嗯，四舅父故世了兩週年了……」她偶然順了口不由地說了出來，繼而即想縮住，因為曉得這個人終是屬於「神經質」

的，不要又使他記憶起了過去的事情，使

他傷心；可是見他還在那邊很聚精會神地在聽着，雖然面孔仍舊好像若無其事地向着上面，有時還不得不那麼側過頭來一望坐在沙發上的她；這真沒有辦法，祇好硬着說下去：「唔……前一輩的人呢有些是凋謝了，年青的是逐漸逐漸成長了。」

她這時又覺得自己在單調的說教，便平允了她底喉音，但她感到對方還是一個××作品底愛讀者，需要用一些字眼兒提他底興趣的：「我們不能辜負了年代，我們……我們爲了過去的創痛的紀念，更應該抓住現在不能放鬆，我曉得你近年來的心情是比不得以前了，有時還得發出中年人底傷感氣息來，這當然是爲了四舅呀，不過我們願意使這感情好好地順它……我並不是說要你忘了四舅，卻是要你也得認清自己的責任，不要給時代咀嚼了你變成殘渣……」

「……」他在椅上沒有移動一些，祇嘆了口長氣；同時他很幸運在現在是找到了

個機會來申述理由：

「年來我爲什麼這樣酷好體育，同時我爲什麼喜愛××底小說的一切……在這裏，秋姊你應該得到解答了；我竭力要把身子脫離傷感的河中，但是我不是沒有感情的動物，我要得到安慰，可是我不能在世俗的沈湮中麻醉我自己——當然像踢球游泳之類是可以調和腦力的——真的苦惱是使我求『海底夢』呢，秋姊……」

她真有點恨這個人太固執了，祇能理解了一面，同時否認了全面，痛苦對於他倒是一種開胃的藥，永遠這末愛好它不離嘴巴，什麼夢什麼夢聽到真使她要頭痛起來。她想她還得加緊自己的不夠的工作，可是她開始覺得精神倒有點疲乏了：「在世界上另外一些事物更能調劑你底痛苦，而同時你也可以抓到一切事情的『來龍去脈』加以分析，你於是就能找到你底真正的出路了；可是你這樣地永遠停留在荆棘的路上，能夠有光明嗎？我應該和你一同走……你也得再想想罷。」

她底發音很輕微，幾乎辨別不出在對別人說，但他還是很明快地聽得一個字也沒有遺漏。

深沈的靜默。

桌上的燈光恍惚黯淡起來，兩件在牆上的裝飾品——一張鉛筆畫一幅人像被照映着不像以前明快了，悄立在瓶中的臘梅花顯得很冷靜而寂寞，它是等待貼在側面潔白的小窗帘上的影子說話。

她望了一望窗外，窗外有一點亮光，她立了起來，把兩隻手伸向前去，手指互相交叉着捏了捏緊，就這樣地深呼吸了一下；她也有些感到空氣漸漸沈着起來，便又轉換了個新的題目：

「噫……現在不要再深陷在痛苦的記憶裏了……噫呀，自從我家中搬了一次場以後，和你們離開遠了，你想想來往是多麼不便……我一個人是怪寂寞的，可是你爲什麼單是信也懶寫了呢？這真不應該……」

她又走近了桌子，排在上面悄悄的洋

裝書的影子像一幅圖案在靜默着，她用手掠了一掠掛在眉梢的髮絲，側過頭來微皺着美麗的嘴，向他急切地望着，在等候他底回答。

（待續）

談談「借書」

孟齊

爲無爲堂文話之一

愛書的人，最忌借書，尤忌「久假而不歸」。倘借書的人是直接的，倒還可說，若是「乞諸其隣」，那更討厭。倘一冊卷帙不多而是值得一輪子讀完的書，託熟人去間接借得來，也還有理；假使是「皇皇鉅製」的工具書而代人轉借出去，其心便不可問了。

我在戰前將開北的書運來放在租界上的寓裏，我自己回到鄉間去住了八九個月，一位同鄉的青年，先出來就攔在我的寓裏，他把我的書東翻西尋堆得不成樣子，這大概是他「知識慾」的衝動，我很原諒他；但是他自己看看儘够了，卻還帶出去借給別人。他就算要做好人，那末我書篋裏

還有不少值得看的新書，而他所借出去的，卻不是值得「先觀爲快」的新書而是用處最少，卷帙最多，價值最貴的一部「人名大辭典」。

我叫他去向我所不認識的人取回來，他總是點點頭，後來繼續催他足足有十六七次，最後眉也皺了，臉也紅了，我也不好再開口問他，現在已有一個多月不和我見面了。後來有人說：這書的借者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終是一個啞謎。總之這位借書客，不是看書的而是搜書的「老門檻」。——我想，幸而他借住在我的寓裏，假使我把大批的書寄在他的家裏，一回子他把我的書轉借完了，待我出來的時候，或許會惡狠狠的問我：「你還有值錢的書拿出來給我轉借嗎？」

藝居雜綴

金執華

川陝西蘭公路之名勝

西安係古時帝王之居。成都爲蜀漢建國之地。以是名勝古蹟。觸處皆是。近自國府西移。全國經濟力量。已集中于西南西北各省。而西蘭川陝公路。亦成爲現時最重要之交通幹線矣。昨據自渝來滬友人見告。謂從前行旅視爲畏途之崎嶇棧道。與險巖山路。現均經公路局加緊修築。已是一片康莊。且沿路頗多風景。堪慰旅途征塵之勞。至花果山水簾洞。及蕭何追韓信處等。身歷其境。尤興趣無窮云。因將某君所述川陝西蘭沿線名勝。約略記錄。以饜「紅茶」讀者。

寶鷄爲川陝公路寶寧線之起點。至寧羌爲止。像踪古時棧道建築。自寶鷄至褒城爲北棧道。褒城至寧羌爲南棧道。全路傍山依水。起伏險阻。即以前行旅所視爲畏途者也。沿路所經。萬山重疊。澗峽紆迴。秦嶺以南。氣候似江南三月。故嶺上積雪未消。而嶺南已桃李繽紛。一山之隔。風物懸殊。

瀟縣廟台子。位于紫柏山麓。爲張良從赤松子游處。有漢留侯祠。祠中庭園深邃。松風流泉。頗幽雅宜人。

馬道驛旁有溪稿。殊迴環有致。相傳即蕭何月下追韓信處也。

褒城褒姒鋪。爲傾國佳人褒姒誕生之地。城北係褒水入漢水處。峽谷並峙。懸崖刻石門頰。有漢隸十三品。岩石怪奇。狀若鷄冠。故名鷄頭關。南岸汽車道盤山澗而過。氣魄雄偉。題有「虎視梁州」四字。

由褒城溯漢水而西至沔縣。附近定軍山。有諸葛武侯祠。馬超墓。土人至今猶祭掃弗衰。外鄉人經此。多有迂道前往展拜者。亦足徵忠義感人之深矣。

褒城南折爲南鄭。城南有漢台。即漢高祖創業處。南門外有韓信拜將壇。北門外有馬岱斬魏延處。

寧羌大安驛西。有禹蹟碑。字爲蝌蚪文。

(以上均川陝公路寶寧線之古蹟也。)

由西安溯西蘭公路過三橋鎮。有阿房宮基址。至咸陽渡渭城北高原。有周文武成康諸陵。經邠州城北二十里有大佛像高八丈。係就山石雕刻。傍山築樓臺四層。爲唐開元時始建。復由涇川縣溯涇河而上。見夾岸梨棗數十里。即爲花果山水簾洞諸勝。縣西並有王母瑤池。

平涼西四十里。有崆峒山。爲黃帝問道廣成子處。山有玄鶴。俗傳係仙禽。故隱現無定云。

(待續)

第四期起，在原有地位之外，新增「茶餘」一欄，暫定四面，專載新作家的投稿，同時並舉辦公開競選，詳細辦法，請閱本期插頁，務希讀者注意。



人滿

韋陀

砲聲響了！那一張張風吹日晒變成灰白色的『召租』，都給砲聲撕去了。閘北，滬東，城裏，南市，滬西，一家家都住到英法租界裏來了。

戰區一天天的擴大，逃難的一天天的增加，上海成了孤島，上海卻人滿了。

『先生，這一間廂房要多少？』『四十元！』『真貴，三十……』話講了半句，第二個看房子的來了，第三個第四個都來了。『就是四十元罷，租給我！』『四十二元，我肯出！』『不，四十五元！』外面又來了一個，他還沒看清楚房屋多大，『喂！五十元，我來！』身邊掏出鈔票來了。『先付一個月押租。』多麼慷慨呀，二房東伸手過來接了錢，心想——上海成了君子國了。

『咳！你來這裏登廣告麼？』『不！我

來這裏看廣告。』『什麼？看廣告？』『噯！老哥，我找房子找苦了，召租是看不見了，廣告裏面的召租雖不少，化了一元多的本錢，費了整天的工夫，一家家的去問，

倒也好，異口同聲的都是『已經租出去了，對不起，』沒法，纔想出這個辦法來，先到報館裏來看廣告，那纔可以捷足先登。』『啊！你真聰明，這倒是一個新發明。』『老哥，你錯了，你看，這幾位都是不約而同的同志。』

這是上海的新紀錄，這是孤島時期的上海社會史料。

紫石街上的英雄

蕭劍青作

騎虎圖

潘金蓮的丈夫，三寸丁穀樹皮，看見他的弟弟「義郎」在打下一隻斑斕白額大蟲之後，不禁自己眼紅起來，他也想演出一番手腳，不讓他的弟弟「得意」專美。有一天，大約是六月天氣，他就帶了幾件傢生，爬到華山上，去打那隻有名的古老大蟲，可是這隻大蟲並不像「義郎」所打的一般懦弱，在他騎上虎背以後，他就感到有些棘手。祇見那隻大蟲並不因被人騎在背上就慌了，他用盡了平生氣力一頓一撲抵抗着，直把穀樹皮弄得上氣不接下氣。這時，穀樹皮要罷也不能，明知道自己已經變成驢虎了。他想起這一回是自作的孽，真是自己釘自己的棺材蓋子，悶死也沒人憐……



劍青



略評金瓶梅畫寶

蕭劍青

金瓶梅畫寶，在歷朝畫史畫譜中，未見有所記錄，畫中亦未有作者姓氏註明，但是據傳：這畫是出於仇十洲之手筆。今以其筆法來說，確似實父的風格。至於畫中女人的眉目表情，尤與仇氏所作相似。

畫中景物，不論大小遠近，都如神工鬼斧，瑰麗逼真，使人咋舌。我一見之下，就想到佛列立克，羅丹在筆錄中極端地讚嘆日本繪畫的事情。他說：「日本藝術不但富有強大忍耐的觀察，且向極細微的地方探求其美。」羅丹還認為日本畫的工緻底藝術優點，超出一概西洋畫派之上。

羅丹對東洋畫是這樣地嘆為觀止，而他卻尚未詳細考究過東洋畫的宗祖——漢畫——是什麼情形。故我又想：假使羅丹能看得到這部金瓶梅畫寶時，當不知作何嘆服了。

民國十七年，我在北平文華殿裏看到仇十洲幾幅仕女（畫題大概叫「春宮行樂」）時，我曾嘆為人間絕作，因為那幾幅畫的畫面上，一草一芥也畫得玲瓏如真。不意今日尚可看到這金瓶梅畫寶的細巧驚人，遠超於我當年所見者之上。

金瓶梅畫寶中，非但「草芥如真」，就是苔點也無不皓肖。若以幀幅來說：它雖不及文華殿所見者的巨大，唯是統集二百幅來講，它的繪事浩大，直可執世界藝壇的牛耳。

近來國粹畫受了西洋畫的影響，工筆的創作，已經日漸淘汰。西洋畫以強烈的色彩，粗大的筆調，使中國的藝人感到新的興趣，於是「野獸派」與「達達派」佔了一般畫人的心靈，漢畫家亦因是轉其創作於大意筆之上，如徐悲鴻，劉海粟等，他們的漢畫至少已染有十分之六的洋化。因是意筆作品已成爲今日國粹畫的中心，畫人在動亂的社會中，均不願以過久的時間去創作一幅畫，蓋以生活所關，創作人大都限於時間。故工筆畫品的成爲陳蹟，並非藝術的革命，或藝術觀的改變，而是藝人們的因循就陋，或是受西洋藝術的吸收而已。

雖然，西洋畫是跟着社會的遞遷而產生了不少新的畫派，可是西洋畫的「工筆」——古典派，並不因此淪滅，或失去價值與地位。反之，漢畫家則沒有這種保存國粹的精神，每人的作畫規律，祇求便捷，輕易地把工筆畫品放過不理，並不研究，以致今

日能作工筆的，幾不可見。故我以為，這二百幅金瓶梅畫寶，能够刊印問世，至少可以使中國藝人賞識真的中國藝術，使他們的「簡單繪畫」有所影響，不至再盲從亂爲。

其次，我以為這種工筆精品，應該公佈於世界藝壇之上，使歐美人士能領略到真確的中國藝術，不至於誤認了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中的幾幅東西，就以爲中國畫不過如此。林語堂根本不知中國藝術爲何物，所以他所選的書畫代表作品，都粗淺之至。

不過我觀摩了許久，心中又發生了兩個問題：一，金瓶梅畫寶結構的偉大，是否一個人可以獨個兒把全部畫了出來？二，金瓶梅畫寶在透視上未能盡善，是否作者的疏忽？

關於第一個問題，據我看來，金瓶梅畫寶決不是一個人所能畫全的。因爲金瓶梅畫寶的工緻，以一個畫人的經驗來說：最低限度，每幅至少要耗去一星期工作——因爲工筆畫是不能不間斷地工作的，那麼二百幅，就需二百個星期了。這二百個星期，還是一幅畫完又一幅，絕不能有休息半月或養神若干時間的機會。

二百個星期就是四年，世界上能够有一個人具有這種長時期的忍耐和毅力麼？而且，據仇十洲的作品數目來參證，他更沒有機會全用四年光陰於金瓶梅畫寶上。故由我的推考，當這金瓶梅畫寶的創作時候，仇十洲個人僅是負責擬稿並繪顏面，其畫中服飾花紋，房屋，傢具，花木山石等，必另有若干畫工參加工作。因爲當時宮廷中所供奉的畫工，每每多人合作一畫，而金瓶梅畫寶，

當然全是由君王的命令，仇十洲的計劃與支配，十數位畫工的工作，而合理地於三數年間成功這空前絕後的巨作。有人說，皇帝會將仇十洲關住十年，專畫此物，沒有確證，只好存而不論。

關於第二點，我們很易發現金瓶梅畫寶的構圖上，有許多地方在透視方面未能盡善，例如牀帳桌子的遠點和近點，用同等尺寸來描畫，沒有按着繪畫透視學，凡繪遠點必須比近點縮小。但金瓶梅畫寶的未能注意此點，是否作者們的粗疏苟且？這一個問題的研究，我們必須對漢畫有相當的明瞭。須知漢畫繪作的六法上，是沒有透視這一條的。自古以來，漢畫在遠近大小雖略有分別，而在一件物體上卻素未有透視法。因爲在那一時期的環境上，畫工們絕未聽到透視兩字，方形物體的繪畫法都用四邊相等的輪廓來描寫，仇十洲當然不會超脫這一個律條。所以若把金瓶梅畫寶的產生時間，若以漢畫的本身來說，這一個透視錯誤絕不成問題，絕不致影響這一件古代藝術奇珍的價值，同時更絕不是仇十洲們的大意粗疏。

我看了這些圖所得的最主要的結果，便是認識了金瓶梅畫寶是藝術界不可不讀的奇珍。其價值還不祇「讀」，在畫面方面還可以表現明代閨閣之家的世俗，可以藉它探討到當時的服飾，當時庭園家室的建築，以及古色古香的明代傢具。同時在畫的本質方面，牠也足以代東方藝術吐一口氣，使一般誤解或濫於創造漢畫的人，有所愧悟！

牢獄中出入



(七)

「薛君和王君，的確已經被害了。」
當這個消息，從外邊的關係人傳進到我們裏面時，全室震動了。

前天，當他們兩人被帶出去以後，我們連夜有消息送出去，第二天，他們在外邊忙碌了一天，每個醫院都找到，找不到他們的影踪，又找執法處的關係人，才知道確是被害了，到第三天，我們也得到了這確實的消息。

爲了薛王兩君的被害，大家都急起來了，在外邊的親友們，無疑的，也心急着奔走。

過了兩天，緊張的空氣似乎緩和了許多，然而又有一個新的消息，刺激得每個

人的血幾乎都要噴出來。據外面傳入的消息，薛王兩君並不是帶出去便執行槍斃的，他們被再度審訊，不斷的施用慘酷的刑罰，要逼出他們的口供來，然而，他們始終沒有說出像他們所希冀的話來，於是，他們被打得不成樣子，不槍斃也是活不成的了，所以，與其說是被槍斃的，還不如說是活活打死的！

「他媽的！這般反革命的狗！老子如果能活着出去，決定和他們拼這一命！」
火氣大的伙伴這門說，就是沉靜的朋友，從他們的臉上也可以看出誓不兩立的決心。

我呢？橫豎事實如此，發怒也沒用，焦急也沒用，依舊現着我常有的苦笑。
牢獄裏的時間，似乎格外長些，然而

也終是挨過去的，一天，一天過了又是一天，外邊傳入的消息，雖說已經有幾條門路在進行，但是成效卻不容易見到。

「李逸夫！張畢古！」
一天的早晨，連長又帶着背負大刀的武裝者來提人了，李張兩君被拷上手鐐，帶出去以後，我們等待着消息。

「也許外邊的門路走到了，今天他們提去問過後，可以開釋了，」
樂觀的朋友這麼說。

「未必見得，說不定他們要和薛王二君遭受同樣的命運吧！」
悲觀的朋友的話。

話可以儘大家說，然而事實還是事實。
兩小時過些，張君被送回來了，再隔

半小時，李君也送回來了。他們兩個人的第一步命運，正像薛王兩君一般，他們是遭受了殘酷的鞭打，打得面無人色，喘着氣，流着汗。

「他們這般惡狗，我叫他們槍斃我好」了，但他們偏偏不槍斃我，打得我這般厲害！」

張君的氣憤，逼出了更多的汗來，然而，他是不能隨便的行動了，因為無論那一部份的動，都會影響到他背上，腰間，所受的刑罰的痛楚。

「好！任他們擺佈好了！」

李君表示他不屈不撓的決心。

同伴們除了醫撫他們外，沒有適當的安慰的話，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和薛王兩君一般，挨到傍晚時，被他們帶出去槍斃。而在他們自己，倒也並不怕懼被帶出去槍斃的危險。

下午四點鐘，又是時候了，李張兩君被帶去，我們也不再疑問他們到那裏去，他們定又被害了。而從這事實上，證明外

邊以前所走的門路都不能見效，於是大家又分頭送信出去，要他們另覓有效的門路。

(八)

隔一星期提審一批人，這似乎成了例；從張李兩君被害後，又是一星期的時間過去了。早上，連長又帶着那穿着「老虎皮」的人來提人了，提的又是兩位。

這一星期中，外邊的活動，有沒有生效，這兩位的提審又是試驗者；但在他們沒有回來之前，誰也沒有敢下斷語。

還只有一小時多些的時間，就見林君在回來了，看他走路的模樣，也似乎沒有被用過刑，於是大家浮現了一層一霎那的歡喜；然而，當他進到了我們的屋子，知道他也被用過刑的，他脫開衣服來，背上一般的打得滿是血，但卻不及以前幾位的厲害。又過不多時，另一位朋友也回來了，他也受過刑，也並不十分厲害，我們一例的替他們用黃表紙和酒敷治了，等待着

下午的命運。

下午，很快的便到，然而，還沒有到四點鐘的時候，連長又來提人了。

有着以前的例子，看到這情形大家一方面爲林君等擔憂，一方面也爲着自己而全室呈顯出緊張的空氣來。

連長開了鎖，拉開門，抬起頭來望，大家除了呼吸，靜默得沒有聲息。

他向大家望了一下，接着低下頭去看傳票，一回兒便喊出名字了，兩個人，然而，卻不是林君等，是另外兩個人。那兩個人便走過去，馴順的，伸出手，讓他們上了銬，帶出去。

這和以前不同的情形，使這緊張的空氣鬆懈了，鬆懈得變成了另亂，大家在議論，在猜度。

事實展能在大家的眼前，一小時過些，兩位伙伴又負着傷回來了。傷不十分重，和先前的兩位差不多；但也並不輕，他們因爲不會立即脫衣服，而血已經滲透到外邊。

打，打過後是槍斃，槍斃的時間大約

受了毒刑的影響。

四點多鐘，他們這四個人要不要槍斃呢？

七點，八點，時間捱過去，連長始終

大家在閒談，時間就在閒談中過去，九點鐘，連長來，但是他並不來提人，來

時間已經快五點鐘了，大家提心的等着恐怖的惡魔是否光臨。

不來提人，大家浮起了一種僥倖的喜悅。「想必他們不致再被提去了？」

巡查，巡查後是大家睡眠的時間了，於是證明這危險可不再來臨，大家安心的帶着一層歡悅去尋夢境。

六點鐘的時候，晚飯開到了，我們勸

「本來，不見得每個人問後都要提去

他們不必太顧慮自己的命運，放懷些，一

槍斃的？」

——我為什麼還不提審呢？

同吃晚飯；他們，當然，革命者不是懦怯的，生死置之度外、所以一同吃飯，雖然吃得並不多，而吃得不多的原因，是爲了

「現在還難說，因爲聽他們說，被槍斃的人雖然大都在下午被提去，但執行總

以我想着，想着，在無邊際的玄思之深淵裏入睡了。

(待續)

警世通言的來源和影響

趙景深

情史卷七樂和條情節相似，惟較簡，潮王救命的事情不會寫在裏面。

詳見拙作近萬言的三笑姻緣的演變，見文學。

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難逢夫

不知所本，待考。

關於本卷，阿英有萬餘言的玉堂春故事的演變，載文學。

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鎮雷峯塔

第二十五卷：桂員外窮途懺悔

我另有萬餘言的白蛇傳的演變詳論本卷，此處不贅。

不知所本，待考。

第二十九卷：宿香亭張浩遇鴛鴦

第二十六卷：唐解元一笑姻緣

元代有南戲張浩，九宮正始存佚曲一支。錄鬼簿載有元雖景

臣的雜劇爲鶯牡丹記，疑卽敘此事。參看陸侃如馮沅君南戲拾遺面八〇至八一。

第三十卷：金明池吳清逢愛愛

事見宋洪邁夷堅志，又見情史卷十金明池當壚女條。明文若金明池傳奇當係演此事者，南詞新譜中存有殘文八支，現在錄在下面：

（浣溪天樂）獸阿醜，油花嘴，自言臣酒聖紅魁。便何郎粉臉元相類，這雄鳥雌來卻是奇，去東風影裏，聽他聲聲叫不如歸。（卷十二）

（醉花月紅轉）已沾村盞酬芳媛，猶驚碧海漾花鈿，秦女參差杳茫然。此生隔絕長生殿。天天，花前柳前魂倒顛，今年去年愁病纏。兩個爲甚，單圈那一卷？豔者入桃花園，秀者入紅蘭苑。眠，放着個小狐仙。只怕梅子酸嘗，縱使英皇難免。（卷一）

（小桃帶芙蓉）這就里難藏躲。自養下賤錢貨，玉容消瘦梨花朵，誰將好夢來瞧破？家居寂寞章臺左，漫將咱滿懷憔悴說與恁婆婆。（卷四）

（傾杯賞芙蓉）粧離，粉捏成，玉軟搓，上得個風流座。他手弄花鈿，夢想樓樓。款逗香閣，半點么荷。冷清清曉鏡慵梳裏，悶呆呆繡牀不快活。襜衫坐，軟兀刺，怎動那？要除非畫眉才子會華陀。（卷四）

（鶯簇一金羅）他角帶傲黃鞵，蘸香波巧笑迎，老鰥空把佳期訂。這紙疊同心勝，悄奇擊，細包盛，從頭念他千百聲。多應翠鈿堪證盟，幾絲迷路，花亭樹亭；當時擲果，他情我情。把幾行珠玉牢收定。（卷十八）

（紅葉襯紅花）叫不得芳名應，今宵待怎生？夜悄悄獨自個江村靜，印窗櫺殘月冷，臨臨的上馬又淚痕凝。赤了神，何方堪倩？急離衙舍晨擔簦，怪摩登淫邪行徑。若得金錢燒路，雌虎蠱潛形，須稽首謝仙靈也囉。（卷十八）

（金風曲）月痕在梁，猶認伊眉黛；綠陰在牀，猶是伊裙帶；粉跡紅箋，堪描堪愛。豈料而今，忍草慈林，繡口花衣壞。想伊移燈襯剪裁，想伊勻箋冷玉臺，問鶴返那能再？（卷二十三）

（瑣窗秋月）一聲聲叫碧成丹，怨佳人夢裏單。高懷曉劍，美韻瑯玕。多應註在赤文綠簡，候允金擇日行羔雁。結一頂繡傘，擎一杯喜盞。

照這八曲佚文看來，好多地方似與通言不同。當壚女似已改成妓女，另外似還有一個同院的妓女。這妓女曾送給吳小員外紙疊的同心勝。並且，這妓女似乎還會在「紅箋」上描畫寫詩呢。

第三十一卷：趙春兒重旺曹家莊

因爲開端引到「繡襦裏體，剔目勸讀，」故知本卷當作於徐

霖繡襦記以後，因此可斷爲明人的作品。元人雜劇雖也有曲江池，卻沒有剔目勸讀的情節，明初朱有燬的曲江池也同樣地沒有這樣的情節，更不用說是唐人小說李娃傳了。本事見情史卷四婁江妓。

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這是大家熟知的故事。宋幼清九齣集有傳，今未見。情史卷十四也有杜十娘條，云浙人好事者爲作負情儂傳，今在朝鮮刊本文苑植橘中。後人本小說作百寶箱傳奇，此外還有大鼓和嘲噱。金且同就根據這幾種材料在二十五年六月三日的大晚報上寫了一篇杜十娘沉箱以後比較其異同。且同所見的大鼓極有詩意，許是子弟書吧？另外還有牌子曲，見文明大鼓書詞第一冊。

第三十三卷：喬彥傑一妾破家

兩窗集題作錯認屍。原來是分作十回的，雖然並未明書回目。原來每一回都有起詩和結詩。馮氏收入通言，爲統一體例起見，大都刪去四句起詩或結詩，只留二句；有時也另換二句。此外字句間稍有異同，都無關緊要。惟兩窗集中惡人王酒酒不會得到惡報，馮氏在最後『深可惜哉！』句下加了兩百幾十個字，讓喬俊把王酒酒活捉了去。

第三十四卷：王嬌鸞百年長恨

事見情史卷十六周廷章條。入話見夷堅志。

第三十五卷：況太守斷死孩兒

況鍾是明朝的能吏，本傳見明史卷一六一。本卷事無考。

第三十六卷：皂角林大王假形

朱素臣朱良卿等的四奇觀氣案與本卷略似。曲海總目提要卷

二十五會記其本事。

第三十七卷：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世界文庫本原缺此篇。

第三十八卷：蔣淑貞刎頸鴛鴦會

清平山堂話本題作刎頸鴛鴦會。開端刪詞一首。入話探唐入步非煙傳，生存活剝地把文言放了進去。話本入話末云：『權做個笑耍頭回。』最後云：『在座看官，請看敘大略，要備細，漫聽秋山一本列頸鴛鴦會。』通言無此數語。這一本許是一位名叫秋山的寫作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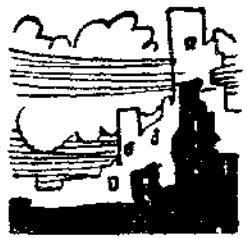
第三十九卷：福祿壽三星度世

本事無考。

第四十卷：旌陽宮鐵樹鎮妖

原爲明鄧志謨的新鐫晉代旌陽得道擒蛟鐵樹記二卷十五回。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面二三九至二四〇著錄。繡鏡緣傳奇便一部分取材於此，本事見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九。太平廣記卷二三一條也說的是許遜。黃芝崗的中國的水神該是本卷最詳細的參考書吧？

(完)



吸煙捲的哲學

查猛濟

蕭劍青先生在本刊上發表過「吸捲煙的藝術」，依我的經驗，覺得這回事，在哲學上的重要性，比在藝術上要強得多。

我的師友們中，有不少吸捲煙的同志，而從量的方面講，章太炎先生是無出其右的。蔣竹莊先生記他一段吸捲煙的軼事道：「一日，余見其寫一條與友人汪允中云：今已不名一錢，乞借大洋貳枚，以購紙煙。余曰：既已借錢，曷弗多借幾元？」

太炎笑曰：與彼不過兩元交情，多恐不允也。」（見制言半月刊第二十五期）幾年前，我到同孚路同福里寓裏去訪他，見他在二個鐘點裏，足足吸了四五十枝。他每枝煙至多吸了三分之二，剩下來的，放在煙灰缸的旁邊。靠近的那張桌子，彷彿像排列幾十尊小鋼廠的廠臺。十幾年來，我看

他除了「小聯珠」以外，沒有換過別牌子的

。至於他吸煙的姿勢，說來很是可笑：拿起一枝煙來，先將三分之一塞在嘴裏，丟下來的時候，大半被唾液浸溼過的。這種吸煙的藝術，在蕭劍青先生看來，是該吃家生的。然而他有他的哲學，他似乎覺得吸煙捲是他必要的生活，一天吸不到幾百枝煙捲，便會坐立不安起來；但和吸鴉片的所謂「癮頭」，卻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 ※ ※

我在十五歲以前，和煙捲還沒有接近，見別人吸得津津有味時候，祇覺得討厭得和身邊挑過糞擔一樣。到了十六歲，有一位美國先生教我讀英文，見他吸煙捲，就有些羨慕。有一輪看外國書不懂，偶然想起這位外國先生吸煙捲的姿勢，隨手

拿起一根煙捲來，摹倣他看書時抽煙的神氣，呼了幾口，居然把不懂的英文弄懂了：於是煙捲便是我的「聰明管」。

可是在學生時代，零用錢當然是成爲問題的，所以也祇得隔了幾個禮拜，偷偷地買一盒「紅屋牌」來放在桌子底下，後來這套把戲，也就此不玩了。

十九歲左右，在上海一個小書局裏當編輯，卻好和一位「老槍」同住一間屋子，但雖見他終日抽吸，也不感到心癢。一個夏天，忽然肚痛了幾天，這位「老槍」就將他所吸的「大英牌」介紹給我，我急於要肚子好，便接受了他，呼了幾口，居然肚子不痛了；於是煙捲便是我的「健康棒」。

這樣我便相信煙捲是幫助身心愉快的「神丹」，一直和我做了二十餘年的伴侶。

※ ※ ※

我現在每天須要吸到四十根左右，「牌子」是時刻改變的，但有四五種「牌子」我是吸慣的。朋友和我開過一次玩笑：在電燈熄滅了的晚間，同時把十幾種不同牌

子的煙捲，要我吸一口立刻叫出名自來，結果祇錯了十分之三；這樣的成績，在初吸的人看來，已是很了不得。記得十多歲時候，讀到歸有光項脊軒記：『久之能以足音辨人』便覺得稀奇，現在知道這個理論，又和吸煙捲的哲學相通了。

※ ※ ※

「吸煙捲有什麼益處？」這句話是沒有讀過「吸煙捲哲學ABC」的人所常要發問的。要從膚淺的人生途徑中，說出吸煙捲的益處，確乎是難於措詞；但在哲學的意味上吸煙捲，卻和處世有重大的關係。

像我，是生平不曾又過麻雀，吸過鴉片，嫖過妓女的人。假使偶然插到某一個社會裏去，定要被人將視線集中過來，把你看做不能「和光同塵」的正人君子；現在嘴裏啣一根煙捲，帶着老槍派頭，劃一根火柴，人家便會輕輕放過你那種「正人君子式」的缺點。

從煙捲的價格上，自然可以把吸者劃成許多不等的階級，淺於這種哲學的旁人

，往往要看人家所吸煙捲的價格，來測驗那人手頭是「麥克麥克」或「癩的生斯」的，哲學者正可利用這盲目的錯覺來適應不同的環境，以解決他較小難於對付的問題。

假使有熟人來向你商量經濟，你平時吸五分一包的「金塔」，今天不妨吸三分的「建國牌」；這個暗示之下，吸者的「癩的生斯」，已不言而喻，免得人家啓齒。

假使你去訪一位闊友，自己衣衫穿得不像樣些，你平時吸六分一包的「金鼠牌」，現在不妨買好一角一包的「大前門」摸出來，這個暗示，可以使人家知道我這幾天是「麥克麥克」的，免得他們怕你開口借錢，而不耐煩和你談較長的天。

假使要不得的光景，去找要好的朋友，他們雖是很關切你的，而不好意思問你「經濟如何」，同時你又不便直說，也不妨運用這種方法來做一個暗示。

你和人家開談判的時候，更少不來這件東西；要是沒有它，假使想轉變語氣，便要感到生硬，說不定會鬧成「鴨屎臭」。

在宴會席上，吸者千萬不可以太「狼形」，罐子裏的煙捲，偷偷地裝進隨身的煙匣子，更是使不得的。記起我們鄉間有一個守財奴，最喜歡玩這個把戲。最後一次，到一家親戚人家去吃酒，半夜歸來，失足落水就此溺死了。第二天從河裏浮起來，雙手還緊緊握住了一大把煙捲。這是「狼形」者前車之鑑，研究吸煙捲哲學家，不可不留意的。

敬別人煙捲，如果見他自己已摸出來，你須注意他是什麼「牌子」，（但眼色要快不然使對方不好意思）假使他自己的比你敬他的好一些，你就可停止你的殷勤，否則他定要報你一根較好的煙，這種措油，為數雖小，在吸煙捲的哲學家看來，是「雞屎臭」到極點的。

一部哲學本來不該是這樣收尾的，但這篇東西祇為「紅茶」雜誌而做，所以東鱗西爪一些沒有系統，我此外已寫好一部「煙捲哲學研究」，因篇幅關係不能在這裏發表，另外設法和讀者相見罷。

楊克武

明·綠

明季嘉定義民別傳

羅店被清兵打破之後，大家才佩服楊克武有先見之明。

楊克武是劉行東北唐巷的農人，雖然跛了一足，被人稱爲「跛老人」，卻很精於技擊。他曾鼓吹他的徒弟，北上投入祖大壽的營中，爲國家効力，而在清兵下江南之前，就天天集合巷中的子弟，勤加操練，以爲準備。那時有許多人都懂他的用意，以爲他是無事自擾。等到清兵來打羅店，他所訓練的人，一個個都很出力，有着極好的成績，大家才知道，他的準備不是徒然的。

羅店鎮上死了許多人，跛老人卻沒有死。他不是怕死，他以爲不死比了死還要有意義，因爲他還要再奮鬥一番。

在辛家巷附近，駐紮了一營清兵。這是羅店破後所派來的監視隊伍。他們在這裏作盡了威福，攪擾得居民不能安定過日子。

他們最拿手的工作，是一家一家去搜查，說恐怕有反叛的人，非得如此不可。但他們一走進人家，要是看見可吃的，他們就吃了，可用的，就取了，不論衣裳錢財等物，一古腦兒，滿載以

去。尤其可惡的，是侮辱女人。一看見年輕女人，便如蒼蠅見了血，無論如何不肯走開。誰要向他们有一些不願意的表示，輕則毆打，重則殺死，至於反抗，就更加不必說了。

他們還有命令，誰看見了他們的軍官，就要磕頭，看見了他們的小兵，就要一躬到地，深深作揖。誰要是不留意，毆打是免不了的，有時還要被綁在樹上，過着一天兩天，直等他們發生了厭倦才釋放。

最初，他們這樣的兇暴，鄉民還不大知道，所以被殺被打的，幾乎天天有得聽見。有一天，有一個清將，騎着馬，背上背了大刀，手裏提了棍子，耀武揚威地到鄉間來。有一個無知的鄉下人，一看見他來，就喊着說，「鞭子又來了，大家避開些。」

這話，卻給這個清將聽見了，就跳下馬來，趕到那個鄉下人身邊去。那個鄉下人雖然叫別人避開，自己卻反而呆在那裏，於是小軍官就對他發洩着他的滿腔怒氣。

「你這奴才，」清將一面用棍打着，一面罵着說，「這般無禮！你不跪下磕頭，也就罷了，甚至手也不拱。不拱手也就罷了，甚至嘴裏還要這樣的不清不白。我老爺是你這奴才侮辱得的！」

那鄉下人被他打得頭破血流，倒在地上，爬不起來。跛老人剛剛走到這裏，看見了這個情形，直等到那個清將手疲不打，揚長去了，才上去將那個鄉下人攙起來，送他回家去。

這樣的事情，跛老人所遇見的，也不至一次。因爲他年紀已

大，而一足又跛，所以清兵並不注意他。但他心裏的憤怒，真是和一團烈火差不多，就要燒破他的胸膛，一衝而出。

又一天，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看見清兵來了，就舉着鄉兵打仗時的聲口喊着說，「殺韃子呀！」

那個清兵勃然大怒，走過去就是一巴掌，將那個孩子打悶在地，聲息全無。等到孩子的父親走出來看時，那個清兵又將他打了一頓，說他沒有教訓，養出這樣的不肖子來。那個作父親的，沒有話說，除了向那個清兵磕頭討饒以外，就將孩子抱了回去。孩子終於沒有回過他的氣來。

這事，也入了跛老人的眼裏。跛老人在清兵攻來時，早就勸大家出死力抵抗，不要屈服。那時不免還有幾個人，把着得過且過的念頭，以為清兵來，也未嘗不可以安穩過日子，所以並不聽跛老人的話。現在，吃到了苦頭，他們才覺得懊悔已經遲了。

清兵簡直不當這裏的鄉民是人。因為人總是有血氣的，他們似乎並不知道鄉民有血氣。他們看鄉民，比狗還不如，因為他們對於狗，有時還會去些肉骨頭給牠們吃。他們煩惱時，當然要尋鄉民來出氣，而他們高興時，也要找鄉民來消遣。他們任意對待鄉民，其情形的兇狠，有如老鷹抓小雞，看着叫人心痛；狡猾，有如貓玩老鼠，忽放忽咬，看着叫人一刻也耐不下。他們說，「我們是主人，我們要怎樣便怎樣，誰敢不聽！」

「我的時候到了！」跛老人有一天決然對自己說。他先到羅店

鎮上去看了幾個人，然後回來準備着。

到了晚上跛老人悄悄地開了後門，走了出去。他跳過一道小溝，進入了一座榆樹林。林中很是黑暗，他在地面上蛇行着，摸索而前。過了一會，他到了一個小屋裏。屋裏已經有五個人，在那裏切切私語着。

跛老人一走進去，他們藉着壺中的燭光，看出了他的面目，就都立起來向他拱着手說，「老伯伯來了，我們好好商議罷。」

「我拚着這些年紀，再也不要活下去了！」跛老人說。

「誰還想活下去呢！」有一個叫顧望明的說，「我們的父兄，都被他們殺死打死了；我們的姊妹，都受他們的侮辱了，我們這樣勉強活着，還有什麼趣味！」

「是呀；」有一個叫朱學軾的說，「但是我們總要想一個最好的方法，來和他們拚命。我們人少，總要好好利用，使我們一個人可以抵幾個人。我的意思是，一個人抵他們一二個人，不足為奇，這本來是我們不論什麼時候都辦得了的，我們至少一個人要抵他們十來個人才值得。」

的確，他們都是勇少年，平日又都會受過跛老人的指點，輕易一二個清兵，可以由他們任何一個人來對付。

「我想起了我父親的慘死，恨不得生吞這些豬狗的肉！」一個叫朱明棟的流着淚說。「不過我們要和他們公然開仗，我們在目前還沒有這個希望。我們只可以在暗中來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個

一個，零零碎碎地消滅他們。」

「好，」劉方壩和朱念明都同聲應着說，「我們可以乘便利的時候，埋伏在便利的地方，暗殺他們！我們就願意做這個事！」

「誰還不願意呢！」顧望明和朱學軾也都說，「就由我們來辦罷！」

「這用不着爭，」朱明棟說，「大家都來辦，各盡各力就是了。」

「這辦法很好，」跛老人開口說，「而且就是這座榆樹林，更其適合我們的應用。從此以後，你們就躲在這座樹林之內，不要出去，一切望風並傳遞食物，都由我來擔任，因為他們對於我比較地要放寬些。」

這一夜，他們就住在這個小屋中，沒有回去。他們也沒有好好地睡着，只低聲說着話。一會憤恨，一會打主意，他們便是要睡，也不由他們睡着。

到了天亮，他們就帶了兵器，四散出去。有的伏在草中，有的蹲在溝裏，有的甚至爬在樹上，都找到了最好的藏身之處。

清兵在辛家巷駐紮了若干時，看見鄉民由他們打發，毫無反抗，他們更是放了一切心，到處胡亂走着。他們在大鎮上玩厭了，就入小村落去。等到相近多處的小村落也玩膩了，他們就向那本大人走到的田野間去踴躍。所以，在跛老人等在榆樹林中埋伏的第一天，便有兩個人，先後走到裏面來。他們先後都給跛老

人等結果了，暗暗埋在林中。

清兵營中到了傍晚點起名來，不見了這兩個人，便立刻派出來人，到鎮上和村落間去訪問。吵鬧了一夜，使居民不得安枕，而這兩個人的影響，卻一毫都沒有。
(下期續完)

芳報

趙茗狂主編

以婦女動態為對象

以婦女生活為題材

思想純正 消息靈通

文筆輕靈 排式巧妙

是婦女界之喉舌

是婦女界之明燈

每日出版一張 館址 卡德路二四七弄九號

售洋二分八厘 電話 三八七五一號

論翻譯莎士比亞(續)

邢光祖

詰屈聱牙」，讀來全不順口。這緣故，我，他儘管不斤斤於字字確切而自能得原作相信，是譯者對於原書沒有「會心」，沒的神髓。神似譯本之難，原因便在這裏，有「內心的了解」；其結果至多做到「達意」的地步，相差「傳神的境界」還是不可道里計哩。

困難。

另外一般的詩人能描摹得維妙維肖，定具有一個個性；在外表上，必定具有一

但是怎樣纔能達到「傳神」的境界呢？西澄先生在新月雜誌二卷四期上論翻譯

還不過是彼此互相撼拾來的，不過是一個種丰度，在作品上，必定具有一種風格。

一文內說：「……摹擬者無論如何的技巧

意象的生產者罷了，他們每一幅畫象，好一個最合於理想的翻譯家，必須要達到「

他斷不能得到原作的神韻，因為，誠如

比是一面虛幻的虹，不過是一種反映的反形似，意似，神似」的境界。所以一個譯

病夫先生所說，「神韻是詩人內心裏滲漏

映。但是在莎士比亞的作品裏，每一個人詩的人，應該就其性之所近，採取他所擬

出來的香味。」神韻是個性的結晶，沒有

物好像是人生裏所有的一般地具有個性，譯的詩篇，終日浸淫，與原作者氣脈一貫

詩人原來的情感，便不能捉到他的神韻。

因此你不能發見兩個人物完全一樣。」，達到融會貫通之後，才可以著手翻譯，

英國近代文學界的怪傑 Samuel Butler

(見 Pope 之莎士比亞序言一文)。不錯而能保持原著的風格；這也就是上沉先生

說，你要保存一個作家的精神，「你得把

，莎士比亞的藝術，不是如亞力士多德所說的「內心的了解」。但是通常莎士比

他吞下肚去，把他消化了，使他活在你身

說的，是自然的模倣，他就是自然的本身

子裏。」上文所引條諾而特 (Arnold) 的

；他所描寫的也不是人生，他自己就是一

話，祇有譯者與原文化而為一才能產生良

部人生的經典。莎士比亞作品裏的意象，是一種最不可原宥的疏忽。所以我們看了

好的譯文，也是同樣的意思。可是怎樣與

好像自然裏蘊藏的意象一般地豐富，他的

原文化而為一呢？是不是任何人多能與原

談吐，也簡直如人生說話一般的自然；此

文化而為一呢？大小說家摩傑 (George

外，一個意象在一種語言裏可以表現得十

，知道 Hamlet 有 Hamlet 的口氣，Lear

分自然，不過譯成另一種語言有時就覺得

有 Lear 的口氣，Fool, Touchstone 有

有點兒牽強。翻譯莎士比亞的困難在此。

譯文，他說：「如要一本書從新活一次，

第二個困難就是莎士比亞的風格的難

先從從新產生一次，只有一本書遇到了

譯。我們知道，一個人在他的內心上，必

處露出縱橫斧鑿的痕迹，並且覺得字句「運來的臨。」一種作品遇到了這樣的譯者

(待續)

雜誌和詩刊上。

Like It 幾冊；此外還有徐志摩，孫大雨

二位先生的莎士比亞的節譯，散見在新月

商務出版的梁實秋先生翻譯的 Hamlet,

King Lear, Othello, Macbeth,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s you

Like It 幾冊；此外還有徐志摩，孫大雨



仙霞社之前後

(三)

辛卯主人

蘇州桃花塢西大營門，有五畝園者，殯舍也。其地去市塵甚遠，往來行人亦甚少，以故每逢秋風落葉，景象異常蕭條，偶而

不定。且許爲時甚暫，一年半後，即因病逝世，繼其任者爲尤彩雲。尤於以上諸人爲後輩，惟年事亦在四十左右矣。

過此，有如播間，令人輒生懷慄之感。不意民國十年秋，則大異於是，一時人語喧嘩，人跡雜沓，鬼域頓成絃歌之地，蓋崑劇傳習所者，自穆耦初斥巨資籌辦後，所址即擇於此，至是乃正式開幕矣。

笛師凡二人。一高步雲，後來諸生之曲，大都係高所授，故高實兼教師之任。一蔡菊生，與尤彩雲同爲全福中班人物，後改名傳銳，與傳字輩諸生，一同出演。

穆張等勢難事事躬親，故所中一切，統委孫咏琴主持之。孫

由穆請來。拳師邢福海，湖南人，本在上海紗布交易所中，教授國術，

蘇人，嗜曲，工副淨，爲桃塢曲社社員。素業篋扇，後以不善經營，店即閉歇。入任所長，月薪五十元，固覺此善於彼，而所事與興味合，則尤爲難得。惟孫又兼商團職務，除每日下午一到外，不能住所，故又轉任朱篆齋代理之。朱業蘇灘，爲朱傳茗之乾父，於是所中事無鉅細，均惟朱是問。

國文先爲周鑄九。周年三十左右，年少氣盛，時與學生齟齬，約一二年，即調去。惟調去之原由，則甚堪發噱。周蓋有癆疾者，信俗傳之祕方，以竹筒裝雞卵，浸之尿缸中，思待若干時日後，食以瘳疾。不意此中祕密，竟爲學生所發見，學生既與之不睦，又以爲彼在吸取童子之精華，恨甚，即私將竹筒劈破，毀去之。周大怒，查得其人，邊施夏楚。學生大譁，告之所長。所長

所中教師，年均在四十以上，大抵爲全福班舊人。沈月泉，工小生，爲傅芷之父，所中諸生，稱之爲大先生。沈炳泉，月泉之弟，傅錕之父，工丑，爲二先生。吳義生，工老生。許彩金工旦。二沈與吳，爲專任教師，常駐所中，許尙兼其他職務，來去

不直周，即辭去之，另請傅子恆任國文。傅年約四十五六，老成持重，循循善誘，互三年之久。以上諸人，爲傳習所初期之職教員。及該所來上海徐園演唱

轉入，笑舞臺正式營業時，另有教師二人加入，共同教授。一陸壽慶。陸爲全福後輩，工白淨，素在外教戲，此時適在上海，故爲該所所羅致。雖爲時不久，而所中諸生，於架子方面，則獲益良多，蓋陸又特長於架子也。陸又特編南樓傳，會轟動一時。一施桂林，工旦，傳鑽之父，全福前輩。傳習所成立時，施正在南通伶工學校任職，故未能加入。伶工學校解散後，乃即來此。民國十五年，笑舞臺停演，全所返蘇，不久沈炳泉去世，施遂爲正式教師。

十五年在徐園時，徐凌雲曾請京伶周寶奎，來教把子，學生未曾得力。又請林樹森來，不過三四次，多所敷衍，更於事無補。後林之兄樹棠來，即住園中，切實教授，諸如別母，亂箭，天門陣，泗洲城等，乃得有所成就，楚楚可觀。

除國文教師外，其他諸人，在學生畢業後正式賣藝時，亦與學生共同流轉各地，相依爲生。蓋學生雖已畢業，而所學究屬有限，登場之暇，自不能不繼續學習，以盡本工之能事。且學生大都少不更事，一切管理及接洽，更非教師主持不爲功。故學生賣藝所得，於應有之開支外，教師仍照常支薪，彼此迄無間言。

學生所受業，於上列諸教師支外，尚有來自清客或票友者，如張傳芳之於項馨吾，學得身段甚多，佳期一齣，幾全由項所授。其他諸生，或於此人處得一字音，或於彼人處得一動作，爲彼等教師所未及，而足以增益其藝事者，更不勝枚舉，茲從略。

編者的話

本期「江頭碧血」暫停一期，實行三個長篇小說間隔登載的辦法。

下期起，有趙景深先生的「嚶鳴小記」，爲每一個文藝家寫照，真有頰上添毫，栩栩欲活之概，請讀者注意。

本刊極其歡迎讀者的批評。自從第二期附上「讀者意見表」以來，雖然惠子賜教，發表了意見寄回來的很多，而本刊同人，還希望其他沒有寄回來的，一一都能寄回到我們的地方來。我想各位讀者，不過一舉手之勞，其他概無耗費，總肯成人之美的罷，我們在這裏切盼着。

本刊第一期出版的時候，我並沒有寫上什麼宣言或發刊詞，說明本刊的宗旨。我想只要讀者肯留心的話，讀了本刊各期的文字，總是會明白的。在第二期中，我爲了要略略表示一些態度，所以就寫了「從瀾灑說起」。我希望不懷惡意的讀者，肯仔細看看，給我們一個公平的批評。

本刊文言作品，以後想酌加密圈，以助欣賞的興趣，想讀者也贊成的罷。同時，希望文言作品的投稿者，不妨就將精警之句密圈好。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各種文藝稿件，不論文白，莊諧，長短，撰譯，只要好，一概都要。有藝術價值的圖畫，照相，木刻，也都歡迎。
- (二) 稿末請注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署名，由投稿者自定。
- (三) 來稿收到後，概不答覆，附足郵票的，不登時可以寄回。
- (四) 來稿登出後，酌給薄酬。
- (五) 來稿登出後，版權仍歸作者保留。惟本刊發行人得儘先選刊單行本，其條件屆時雙方另訂。
- (六) 來稿得由本刊酌量增刪。投稿人不願增刪的，請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 (七) 來稿如已在他處發表過了，概不致酬。
- (八) 來稿請寄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十七號轉交本刊。

本刊廣告價目表

地位	全	面	半	面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一
底封面	六十元	卅五元	卅五元	廿五元	二十元	二十元
裏封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三十元	二十元	十五元	十五元
插頁	四十元	廿五元	廿五元	十七元	十三元	十三元
正文	三十元	十八元	十八元	十三元	十元	十元

1 長期廣告另有優待
2 如需用銅版鋅版本
3 如蒙刊登請向文粹
4 出版社廣告部接洽
5 廣告如欲加印套色
6 全圖加價十元餘類
7 插頁廣告均用彩色
8 紙張精印

定價表

★本刊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特刊並不加價★	零售	每册	一角
	全年	二册	二元
	半年	三册	二元
費 郵			
	免收	國內	香港 澳門 歐美
	免收	國內	如因戰事而改更郵章則請照章增加
	九角	國內	香港 澳門 歐美
	八角	國內	如因戰事而改更郵章則請照章增加
	四角	國內	如因戰事而改更郵章則請照章增加
	二角	國內	如因戰事而改更郵章則請照章增加
	二角	國內	如因戰事而改更郵章則請照章增加
	二角	國內	如因戰事而改更郵章則請照章增加

本國郵票五分以內十足通用五分以上九五折一角以上不收

有 著 權 不 許 轉 載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三期

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本刊每册實售十分

(外埠加郵費一分)

主編人 胡 山 源

出版者 紅茶文藝社

上海北浙江路唐家弄四七號
電話 四二四四六

發行者 文粹出版社

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
電話 四二四四六

總經理 中國書業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 九二二二一三

外埠代定處 各地世界書局



最近出版

蘇聯叢刊

系統編制 文字生動
照相銅版 百廿八幅

在一般入腦中

蘇聯是一個謎

欲知究竟 請讀本書
已出11種 共分12冊

每冊實價 一角八分
合購全部 一元八角
外埠郵費 照實計算

現售特價 再打七折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發行